

柏葉齋馬序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858
冊數	8 (8)	
函號	附	2 7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五

錯調情買母嘗女

誤告狀孫郎得妻

婦女輕自縊

就裏別貞淫

詩曰

若非能審處

枉自命歸陰

話說婦人短見，往往沒奈何，便自輕生，所以縊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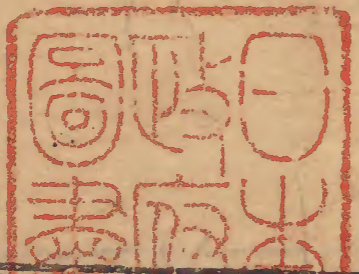
之事，惟婦人極多，然有成得有用的，有死得沒用的。

湖廣黃州蘄水縣，有一個女子陳氏，年十四歲，嫁與

周世文為妻。世文年紀更小，似陳氏兩歲，未知房室

之事。其母馬氏，是個寡婦，却是好風月淫瀾之人，先

與姦夫蔡鳳鳴私通，後來索性贅他入室，作做晚夫。



慾心未足，還要喫一看二，有個方外僧人性月，善能養龜，廣有春方，也與他搭上了。蔡鳳鳴正要學些抽添之法，借些藥力幫襯，並不喫醋燃酸，反與僧人一路宣淫，曉夜無度。有那媳婦陳氏在面前走動，一來碍眼，二來也帶些羞慚，要一網兜他在裏頭。況且馬氏中年了，那兩個姦夫見了少艾女子，分外動火，巴不得到一到手，三人合作，百計來哄誘他。陳氏只是不從，婆婆馬氏怪他，不肯學樣，羞他道：「看你獨造了貞節牌坊不成！」先是毒罵，漸加痛打。蔡鳳鳴假意旁邊相勸，便就捏捏撮撮撩撥他。陳氏一頭受打，一頭

口裏亂罵。鳳鳴道：「孫婆婆自打，不干你這野賊事，不要你來勸得。」婆婆道：「不知好歹的賤貨，必要打你肯順隨了纔住。」陳氏道：「撫得打死，決難從命。」蔡鳳鳴趁勢抱住道：「乖乖，偏要你從命，不捨得打你。」馬氏也來相幫，扯袴擎腿，強要奸他。怎當得陳氏亂顛亂滾，兩個人用力，只好捉得他身子住。那裏有閑空，湊得着道兒行淫。原來世間強姦之說，元是說不通的。落得馬氏費壞了些氣力，恨毒不過，狠打了一場纔罷。陳氏受這一番作踐，氣忿不過，跑回到自己家裏，哭訴父親陳東陽。那陳東陽是个市井小人，不曉道理的。

女子以順
為正此事
即可隨順
乎

不指望幫助女兒反說道不該逆着婆婆凡事隨順
些自不討打陳氏曉得分理不清的走了轉來一心
只要自盡家裏還有一個太婆年紀八十五了最是
疼他的陳氏對太婆道媳婦做不得這樣狗彘的事
尋一條死路罷不得伏侍你老人家了却是我決不
可敬空死我決來要兩個同去太婆道我曉得你是個守
志的女子不肯跟他們狐做却是人身難得快不要
起這念樣頭陳氏主意已定恐怕太婆老人家婆兒
氣又或者來防閑着他假意道既是太婆勸我我只
得且忍着過去是夜在房竟自縊死死得兩日馬氏

晚間取湯澡牝正要上床與蔡鳳鳴快活忽然一陣
冷風過處見陳氏拖出舌頭尺餘當面走來叫聲不
好了媳婦來了驀然倒地叫喚不醒蔡鳳鳴看見嚇
得魂不附體連夜逃奔英山地方思要躲過不想心
慌不擇路走脫了力次日發寒發熱口發謔語不上
幾日也歿了眼見得必是陳氏活拿了去此時是六
月天氣起初陳氏歿時婆婆恨他不曾收殮今見顯
報如此隣里喧傳爭到周家來看那陳氏停屍在低
簷草屋中烈日炎蒸面色如生豪不變動說起他死
得可憐無不垂涕又見惡姑姦夫俱死又無不拍手



稱快有許多好事儒生為文的為文作傳的作傳備
 了牲禮多來祭奠呈明上司替他立起祠堂後來察
 院采風奏知朝廷建坊旌表為烈婦果應着馬氏
 獨造牌坊之識這個縊死可不是死得有用的了
 蓮花出水不染泥淤
 均之一死唾罵在姑

湖廣又有承天府景陵縣一個人家有姑嫂兩人姑
 未嫁出嫂也未成房尚多是女子共居一个小樓上
 樓後有別家房屋一所被火焚過餘下一塊老大空
 地積久為人堆聚糞穢之場因此樓牆後窻直見街

道二女閑空就到窻邊看街上行人往來光景有隣
 家一個學生朝夕在這街上經過貌甚韶秀二女年
 俱二八情慾已動見了多次未免妄想起來便兩相
 私語道這個標緻小官不知是那一家若得與他
 同宿一晚死也甘心正說話間恰好有个賣糖的小
 厮喚做四兒敲着鑼在那里後頭走來姑嫂兩人多
 是與他賣糖厮熟的樓窻內把手一招四兒就挑着
 担走轉向前門來叫道姑娘們買糖姑嫂多走下樓
 來與他買了些糖便對他道我問你一句說話方才
 在你前頭走的小官是那一家四兒道可是那生

女子管閑
 事就吃異

得齊整的麼。二女道：正是。四兒道：這個是錢朝奉家哥子。二女道：爲何日日在這條街上走來走去。四兒道：他到學堂中去讀書。姑娘問他怎的。二女笑道：怎的。我們看見問問着。四兒年紀雖小，到是點頭會意的人。曉得二女有些心動，便道：姑娘喜歡這哥子。我替你們傳情，叫他來耍耍。何如。二女有些羞縮，多紅了臉。半晌方纔道：你怎麼叫得他來。四兒道：這哥子在書房中，我時常挑担去賣糖，極是熟的。他心性好不風月，說了兩位姑娘好情，他巴不得在裏頭的。只是門前不好來得，却怎麼處。二女笑道：只他肯來。

我自有的處。四兒道：包管我去約得來。二女就在汗巾裏解下一串錢來，遞與四兒道：與你買菜子吃。煩你去約他一約，只叫他在後邊糞場上，走到樓窻下來。我們在樓上窻裏，拋下一个布兜兜他上來。就是四兒道：這等我去說與他知道了。討了回音，來復兩位姑娘。三個多是孩子家，不知甚麼利害，歡歡喜喜各自散去。四兒走到書房來尋錢小官，撞着他不在書房，不曾說得，走來回復把鑼敲得響。二女即出來問。四兒便說未得見他的話。二女苦央他再去一番。千萬等个回信。四兒去了一會，又走來道：偏生今日他

真是合該
有事若一
此變態矣

不在書房中待走到他家裏去與他說二女又千叮
萬囑道不可忘了似此來去了兩番對門有一個老
兒姓程年紀七十來歲終日坐在門前是、老、人、圖、一隻橈上矇
矓着雙眼看人往來見那賣糖的四兒在對門這家
去了又來頻敲糖鑼那裏頭兩個女人但是敲鑼就
走出來與他交頭接耳想道若只是買糖一次便了
爲何這等藤纏裏頭必有緣故跟着四兒到僻淨處
便一把扯住問道對門這兩個女兒托你做些甚麼
私事你實對我說了終、是、閱、歷、世、情、熟、透我與你菓兒吃四兒道不做甚
麼事程老兒道你不說我只不放你四兒道老人家

休纏我我自要去尋錢家小哥程老兒道想是他兩
個與那小官有情故此叫你去麼四兒被纏不過只
得把實情說了程老兒帶着笑說道這等今夜若來
就成事了四兒道却不怎的程老兒笑嘻嘻的扯着
四兒道好對你老、而、不、死說作成了我罷四兒拍手大笑道他
是女兒家喜歡他小官要你老人家做甚麼程老兒
道我老則老興趣還高我黑夜裏坐在布兜內上去
了不怕他們推了我出來那時臨老入花叢我之願
也四兒道這是我哄他兩個了我做不得這事程老
兒道你若依着我我明日與你一件衣服穿若不依

我我去對他家家主說了，還要拿你這小猴子去擺佈哩。四兒有些着忙了道：「老爹爹果有此意，只要重賞我，我便假說是錢小官，送了你上樓罷。」程老兒便伸手腰間錢袋內，摸出一塊銀子來，約有一錢五六分重，遞與四兒道：「你且先拿了這些，須去明日再與你衣服。」四兒千歡萬喜，果然不到錢家去，竟謫一個謊，走來回復二女道：「說與錢小官了，等天黑就來。」二女喜之不勝，停當了布疋等他。一團春興，誰知程老兒老不識死，想要剪絳。四兒走來回了他話，他就猷猷等着日晚，家裏人叫他進去吃晚飯，他回說我今

夜有夜宵主人不來吃了，磕磕撞撞，撞到糞場邊來，走至樓窻下面，咳嗽一聲，時已天黑，不辨色了。兩女聽得人聲，向窻外一看，但見黑魃魃一個人影，料道是那話來了，急把布來每人捏緊了一頭，放將中段下去。程老兒見布下來了，即兜在屁股上坐好，樓上見布中已重，知是有人，批將起去。那程老兒老年的人，身軀乾枯，苦不甚重。二女越着興高，同力一扯，扯到窻邊，正要伸手扶他，樓中火光，照出窻外，却是一個白頭老人，吃了一驚，手臂索軟，布扯不牢，一個失手，程老兒早已頭輕脚重，跌下去了。二女慌忙把布

然而後已

收進顛篤篤的開了樓窻，一場掃興不在話下。次日程老兒家見家主夜晚不回，又不知在那一家宿了，分頭去親眷家問，沒個踪跡。忽見糞場牆邊，一個人死在那裏，認着衣服，正是程翁。報至家裏，兒子每來看着，不知其繇，只道是老人家脚蹉，自跌死了的。一齊哭着，扛擡回去。一面開喪入殮，家裏嚷做一堆，那賣糖的四兒還不曉得緣故，指望討夜來信息，希冀衣服莽莽走來，聽見裏面聲喧，進去看看，只見程老兒直挺挺的，倘在板上，心裏明知是昨夜做出來的，不勝傷感，點頭嘆息。程家人看見了道：「昨夜晚上請

吃晚飯時，正見主翁同這個小廝在那裡唧噥些甚麼，想是牽他到那處去，今日却死在牆邊那廂，又不是街路，死得蹺蹊。這小廝必定知情，眾人齊來一把拿住道：「你不實說，活活打死你纔住。」四兒慌了，只得把昨日的事一一說了道：「我只曉得這些緣故，以後去到那裡，怎麼死了，我實不知。」程家兒子們聽了這話道：「雖是我家老子老沒志氣，牽頭是你，這條性命斷送在你身上，干休不得。」就把四兒縛住，送到官司告理。四兒到官，把首尾一五一五說了，事情干連着二女，免不得出牌行提。二女見說曉得要出醜了，雙

雙縊死樓上，只為一時沒正經，不曾做得一點事，葬送了三條性命。這個縊死，可不是死得沒用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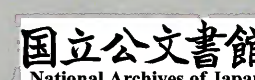
二美屬目 睜睜戀童
老翁夙孽 彼此兇終

小子而今說一個縊死的，只因一弔到弔出許多妙事來，正是

失馬未為禍 其間自有緣
不因俱錯認 怎得兩團圓

話說吳淞地方有一個小官人，姓孫，也是儒家子弟，年方十七，姿容甚美，隔隣三四家，有一寡婦姓方，嫁

與賈家，先年其夫亡故，止生得一個女兒，名喚閨娘，也是十七歲，貌美出群，只因家無男子，止是娘女兩個過活，顧得一個禿小廝使喚，無人少力，免不得出頭露面，隣舍家个个看見的，人人稱羨。孫小官自是讀書之人，又年紀相當，時時撞着，兩下眉來眼去，各自有心，只是方媽媽做人刁鑽，心性兇暴，不是好惹的人，拘管女兒，甚是嚴緊，日裡只在面前，未晚就收拾女兒到房裡去了。雖是賈閨娘有這個孫郎在肚裡，只好空自嚙唾。孫小官恰像經布一般，不時往來他門首，只弄得個眼熟，再無便處下手，幸喜得方媽



媽見了孫小官心裡也自愛他一分的時常留他吃
茶與他閑話笑做通家子弟還得頻來走走捉空與
閨娘說得句把話閨娘恐怕娘疑心也不敢十分攬
攬似此多時孫小官心痒難熬沒個計策一日賈閨
娘穿了淡紅掛子在窻前刺繡孫小官走來看見無
人便又把語言挑他賈閨娘提防娘瞧着只不答應
孫小官不離左右的惹了好兩次賈閨娘只怕露出
破綻輕輕的道青天白日只管人面前來晃做甚麼
孫小官聽得只得走了去思量道適間所言甚為有
意教我青天白日不要來晃敢是要我夜晚些來或

其語故自
可念

有个機會也不見得等到傍晚又葺來賈家門首呆
呆立着見賈家門已閉了忽聽得呀的一響開將出
來孫小官未知是那个且畧把身子褪後望把門開
處走出一个人來影影看去正是着淡紅掛子的孫
小官喜得了不得連忙尾來只見走入坑厠裡去了
孫小官也跳進去攔腰抱住道親親姐姐我被你想
殺了你叫我日裡不要來今已晚了你怎生打發我
那个人啐了一口道小入娘賊你認做那個哩元來
不是賈閨娘是他母親方媽媽為晚了到坑厠上收
拾馬子因是女兒換下掛子在那里他就穿了出來

也該將錯就錯

孫小官一心想着買閨娘，又見衣服是日裡的打扮，
娘女們身分必定有些厮像，眼花撩亂，認錯了，直等
聽得聲音，方知是差訛，打个失驚，不要命的一道煙
跑了去。方媽媽吃了一場沒意思，氣得顛抖抖的，提
了馬子回來，想着道：適才小猢猻的言語，甚有蹊蹊，
必是女兒與他做下了，有甚麼約會，認錯了我，故作
此行徑，不必說得一忿之氣，走進房來對女兒道：孫
家小猢猻在外頭，叫你快出去，賈閨娘不知一些清
頭，說道：甚麼孫家李家，却來叫我方媽媽道：你這臭
淫婦，約他來的，還要假撇清，賈閨娘叫起屈來道：那

里說起我好就坐在這里，却與誰有約來，把這等
話，賍污我方媽媽道：方纔我走出去，那小猢猻急急
趕來，口口叫姐姐，不是認做了你這臭淫婦麼？做了
這樣齷齪人，不如死了罷。賈閨娘沒口得分剖，大哭
道：可不是冤殺我，我那知他這些事，躰來方媽媽道：
你渾身是口，也洗不清，平日不調得喉慣，沒些事躰，
他怎敢來動手動腳？方媽媽平日本是難相處的人，
就碎聒得一個不了不休。賈閨娘欲待辨來，往常心
裡本是有他的虛心病，說不出強話，欲待不辨來，其
實不曾與他有勾當，委是冤屈，思量一轉，淚如泉湧。

此處為原

道以此一番防範越嚴他走來也無面目這因緣料不能勾了况我當不得這擦刮受不得這腌臢不如死了與他結個來生緣罷哭了半夜趁著方媽媽炒罵興闌精神疲倦昏昏熟睡輕輕床上起來將束腰的汗巾懸梁高弔正是

未得野鴛交頸

且做羚羊挂角

靜宵靜母

且說方媽媽一覺睡醒天已大明口裡還啾啾叨叨說昨夜的事帶著罵道只會引老公招漢子這時候還不起來挺著屍做甚麼一頭碎聒一頭穿衣服靜悄悄不見有人聲響嚷道索性不見則聲還嫌我做

娘的多嘴哩夾著氣盪跳下床來擡頭一看正見女兒挂著好似打鞦韆的模樣叫聲不好了連忙解了下來早已滿口白沫鼻下無氣了方媽媽又驚又苦又懊悔一面抱來放倒在床上槌胸跌脚的哭起來哭了一會狠的一聲道這多是孫家那小八娘賊害了他性命更待干罷必要尋他來抵償出這口氣又想到若是小八娘賊得知了這個消息必定躲過我且趁著未張揚時去賺得他來留住了當官告他不怕他飛到天外去忙叫禿小廝來不與他說明只教去請孫小官來講話孫小官正想著昨夜之事好生

沒意思，聞知方媽媽請他，一發心裏縮縮胸脯起來。道：怎到反來請我，我怕要發作我麼？却又是平日往來的不好推辭得，只得含着些羞慚之色。隨着禿小廝來到，見了方媽媽，方媽媽撮起笑容來道：「小哥夜來好莽撞，敢是認做我小女麼？」孫小官面孔通紅，半晌不敢答應。方媽媽道：「吾家與你家門當戶對，你若喜歡着我女兒，只消明對我說，一絲爲定，便可成事。何必做那鼠竊狗偷沒道理的勾當？」孫小官聽了這一片好言，不知是計喜之不勝道：「多蒙媽媽厚情待小子去備些薄意。」央个媒人來說。方媽媽道：「這個且

媽媽可
歸安對

從容，我既以口許了你，你且進房來與小女相會一相會，再去央媒也未遲。孫小官正像尼姑菴裡賣卵袋巴，不得要的，歡天喜地，隨了方媽媽進去。方媽媽到得房門邊，推他一把道：「在這裡頭，你自進去。」孫小官冒冒失失，踹腳進了房。方媽媽隨把房門拽上了，鏗的一聲，下了鎖，隔着板障，大聲罵道：「孫家小猢猻聽着，你害我女兒死了，今挺屍在床上，交付你看守着。我到官去告你，因奸致死，看你活得成，活不成。孫小官初時見開了門，正有些慌忙道：不知何意及聽得這些說話，方曉得是方媽媽因女兒死了，賺他

未討命看那床上果有个死人倚着老大驚惶却是
門兒已鎖要出去又無別路在裏頭哀告道媽媽是
我不是且不要經官放我出來再商量着門外悄沒
人應元來方媽媽叫禿小廝跟着已去告訴了地方
到縣間遞狀去了孫小官自是小小年紀不曾驚過
甚麼事躰見了這個光景豈不慌怕思量道弄出這
人命事來非同小可我這番定是死了嘆口氣道就
死也罷只是我雖承姐姐顧盼好情不曾沾得半分
實味今却爲我而死我免不得一死償他無端的兩
條性命可不是前緣前世欠下的業債麼看着賈閨

難爲情

娘屍骸不覺傷心大哭道我的姐姐昨日還是活潑
潑與我說話的怎今日就是這樣了却害着我正傷
感間一眼覷那賈閨娘時

雙眸雖閉一貌猶生。嫋嫋腰肢如不舞的。迎風楊
柳亭亭躰態像不動的。出水芙蓉宛然美女獨眠
時。只少才郎同伴宿。

孫小官見賈閨娘顏面如生可憐可愛將自己的臉
偎着他臉上又把口鳴啜一番將手去摸摸肌膚身
躰還是和軟的不覺興動起來心裏想道生前不曾
沾着滋味今旁無一人落得任我所爲我且解他的

事固奇而
此時之想
亦奇

衣服開來，雖是死的，也弄他一下，還此心願，不枉把性命賠他，就揭開了外邊衫子，與裙子，把褲子解了，帶扭褪將下來，露出雪白也似兩腿，看那牝處尚自光潔無毛，真是

陰溝渥丹。

火齊欲吐。

兩腿中間，兀自氣騰騰的。孫小官按不住慾心如火，騰的跳上身去，分開兩股，將鐵一般硬的玉莖，對着牝門，用些唾津潤了，夫將進去，抽拽起來，嘴對着嘴，恣意親啞，只見賈閨娘口鼻中漸漸有些氣息，喉中咯咯聲響，元來起初放下時，被汗巾勒住了氣，一時

不得回轉，心頭溫和，原不會死，方媽媽性子不好，一看見死了，就耐不得，只思報仇害人，一下子奔了出，去不曾仔細解救，今得孫小官在身軀上騰那氣，便活動，口鼻之間，又接着真陽之氣，懨懨的甦醒轉來，孫小官見有些奇異，反驚得不敢胡動，跳下身來，忙把賈閨娘欵欵扶起，閨娘得這一起，胸口痰落，忽地叫聲哎呀，早把雙眼朦朧閃開，看見是孫小官扶着，他便道：我莫不是夢裡麼？孫小官道：姐姐你險些害殺我也。閨娘道：我媽媽在那裡了？你到得這裡，孫小官道：你家媽媽道你死了，哄我到此，反鎖着門，當官

這問要緊

真天假之
懸也

告我去了。不想姐姐却得重醒轉來。而今媽媽未來。房門又鎖得好好。可不是天叫我兩個成就好事了。閨娘道：昨夜受媽媽炒話，不過擦着性命。誰知今日重活，又得見哥哥在此。只當另是一世人了。孫小官抱住要雲雨。閨娘羞阻道：媽媽昨日沒些事，且百般醜罵。若今日知道與哥哥有些甚麼一發了不得。孫小官道：這是你媽媽自家請我上門的。須怪不得別人。況且姐姐你適纔未醒之時，我已先做了點點事了。而今不必推掉得。閨娘見說，自看身軀上，纔覺得裙袴俱開，陰中生楚，已知着了。他手兒且原

是心愛的人，有何不情愿。只算任憑他舞弄。孫小官重整旗槍，兩下交戰起來。

一個朦朧初醒，一個熱鬧重興。烈火乾柴，正是相逢對手。疾風暴雨，還饒未慣嬌姿。不怕隔垣聽喜，的是房門靜閉。何須牽線合妙，在那覲面成交。兩意濃時，好似渴中新得水。一番樂處，真為死去再還魂。

兩人無拘無管，盡情盡意。樂了一番。閨娘道：你道媽媽回家來見了，却怎麼。孫小官道：我兩人已成了事。你媽媽來家推也推我，不出去。怕他怎麼，誰叫鎖

着你我在這裡的，兩人情投意合，親愛無盡，也只誰
 媽媽就來，誰知到了天晚，還不見回，閨娘自在房裡
 取着火種，到廚房中做飯，與孫小官吃。孫小官也○妙○甚○跟
 着相幫動手，已宛然似夫妻一般。至晚，媽媽竟不來。
 家兩人索性放開肚腸，一床一卧，相偎相抱，睡了自
 不見有這樣，湊趣幫襯的事。那怕方媽媽住在外邊。
 過了年，回來，這廂不題。且說方媽媽這日，哄着孫小
 官鎖禁在房了，一徑到縣前來，叫屈。縣官喚進審問，
 方媽媽口訴，因奸致死人命事情。縣官不信道：你們
 吳中風俗不好，婦女刁潑，必是你女兒病死了，想要

衙門人皆
 兩人之恩
 人也

圖賴隣里的，方媽媽說女兒不從，縊死奸夫，現獲在
 家，只求差人押小婦人到家，便可扭來登堂究問。如
 有虛誣，情愿受罪。縣官見他說得的確，總叫个吏典
 將紙筆責了口詞，准發該房出牌行拘。方媽媽終是
 个女流，被衙門中才難，要長要短的，詐得不耐煩，總
 與他差得个差人出來。差人又一時不肯起身，藤纏
 着要錢，羈絆住身子，轉眼已是兩三日。方得同了差
 人來到自家門首，方媽媽心裏道：不誑一出門，擔閣
 了這些時，那小猢猻不要說急死，餓也該餓得零丁
 了。先請公差到堂屋裡坐下一面，將了鑰匙去開房

說得響

門只聽得裡邊笑語聲響心下疑惑道這小獍獠在
裡頭却和那個說話忙開進去擡眼看時只見兩個
人並肩而坐正在那裡知心知意的商量方媽媽驚
得把雙眼一擦看着女兒道你幾時又活了孫小官
笑道多承把一個死令愛交我相伴而今我設法一
個活令愛還了這個人是我的了方媽媽呆了半晌
開口不得思量沒收場只得拗曲作直說道誰叫你
私下通姪我已告在官了孫小官道我不曾通姪是
你鎖我在房裡的當官我也不怕方媽媽正有些沒
擺佈處心下躊躇早亡了支分公差外邊公差每焦

燥道怎麼進去不出來了打發我們回復官人去方
媽媽只得走出來把實情告訴公差道起初小女實
是縊死了故此告這狀不想小女仍復得活而今怎
生去回得官人便好公差變起臉來道匾大的天憑
你撥出撥入的人命重情告了狀又說是不死你家
老子做官也說不通誰教你告這樣謊狀方媽媽道
人命不實姦情是真我也不爲虛情有煩替我帶人
到官我自會說就把孫小官交付與公差孫小官道
我須不是自家走來的況且人又不曾死不犯甚麼
事要我到官何幹公差道這不是這樣說你牌上有

官道可知是行姦被獲了。孫小官道：小人是方氏騙去鎖在房裡，非小人自去的。如何是小人行姦？縣官又問方媽媽道：你如何騙他到家？方媽媽道：他與小婦人女兒有姦，小婦人知道了，罵了女兒一場。女兒當夜縊死，所以小婦人哄他到家鎖住了，特來告狀。及至小婦人到得家裡，不想女兒已活，雙雙的住在房裡了。幾日，這姦情一發，不消說起了。孫小官道：小人與賈家女兒隣居，自幼相識，原不曾有一些甚麼事。不知方氏與女兒有何話說，却致女兒上弔。道是女兒死了，把小人哄到家裡，一把鎖鎖住。小人並不

妙語可聽

知其繇。及至小人慌了，看看女兒屍首時，女兒忽然睜開雙目，依然活在床上。此時小人出來，又出來不得，便做小人是柳下惠。魯男子時也。只索同這女兒住在裡頭了。不誑一住就是兩三日，却來拿小人到官。這不是小人自家走進去，住在裡頭的，須怪小人不得。望爺爺詳情。縣官見說了，笑將起來道：這說的是真話，只是女兒今雖不死，起初自縊，必有隱情。孫小官道：這是他娘女自有相爭，小人却不知道。縣官叫方氏起來問道：且說你女兒為何自縊？方媽媽道：方纔說過，是與孫某有姦了。縣官道：怎見得有姦？

二刻驚奇 卷三十五 三
拏姦要雙，你曾拏得他着麼？方媽媽道：他把小婦人認做了女兒，趕來把言語調戲，所以疑心他有姦。縣官笑道：疑心有姦，怎麼笑得奸？以前反未必有這事，是你疑錯了，以後再活轉來同住這兩日夜，這就不可知，却是你自鎖他在房裏成就他的，此莫非是他的姻緣了。況已死得活，世所罕有，當是天意。我看這孩子儀容可觀，說話伶俐，你把女兒嫁了他，這些多不消饒舌了。方媽媽道：小婦人原與他無仇，只爲女兒死了，思量沒處出這口氣，要擺佈他，今女兒不處，小婦人已自悔多告了這狀了，只憑爺爺主張，縣官

大笑道：你若不出來告狀，女兒與女婿怎能勾先相會。這兩三日，遂援筆判道：
孫郎賈女，貌若年常，疑奸非奸，認死不死，欲繫其鑽穴之身，反遂夫同衾之樂，似有天意，非屬人爲，宜效綢繆，以消怨曠。

判畢，令吏典讀與方媽媽、孫小官聽了，俱各喜歡，兩兩拜謝而出。孫小官就去擇日行禮，與賈閨娘配爲夫婦。這段姻緣分明在這一弔上成的，有詩爲証：
姻緣分定不須忙，自有天公作主張，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未歇收拾不及不回家去就在店裡宿了將及二鼓時分忽地湖中有一大船泊將隴岸鼓吹喧闐絲管交沸有五个貴公子各戴花帽錦袍玉帶挾同姬妾十數輩徑到樓下喚酒工過來問道店主人何在酒工道主人沈一今日不回家去正在此間五客多喜道主人在此更好快請相見沈一出來見過了五客道有好酒只管拿出來我每不虧你沈一道小店酒頗有但憑開量洪飲請到樓上去坐五客擁了歌童舞女一齊登樓暢飲更餘店中百來蟬酒吃个罄盡算還酒錢多是雪花白銀沈一是个垂覺的人見了

光景想道世間那有一樣打扮的五个貴人况他容止飄然多有仙氣只這用了無數的酒決不是凡人了必是五通神道無疑既到我店不可錯過了點貪心忍不住向前跪拜道小人一生辛苦經紀趕趁些微末利錢只勾度日不道十二分天幸得遇尊神真是夙世前緣有此遭際願求賜一場小富貴五客多笑道要與你些富貴也不難只是你所求何等事沈一叩頭道小人市井小輩別不指望只求多賜些金銀便了五客多笑着點頭道使得使得即叫一个黃巾力士聽使用力士向前聲喏五客內中一个爲

笑中便有
謹意

首的喚到近身，附耳低言，不知分付了些甚麼，領命去了。須臾回覆，背上負一大布囊來，擲于地。五客教沈一來與他道：「此一囊金銀器皿，盡以賞汝。然須到家始看，此處不可洩露。」沈一伸手去，隔囊捏一捏，捏得囊裡塊塊纍纍，其聲鏗鏘，大喜過望，叩頭稱謝不止。俄頃鷄鳴，五客率領姬妾上馬，籠燭夾道，其去如飛。沈一心裡快活，不去再睡，要駝回到家開看，慮恐入城之際，囊裡狼狽，被城門上盤詰，拏一个大錘，隔妙處在此囊鎚擊，再加蹴踏，區了，使不聞聲。然後背在肩上，急到家裡，妻子還在牀上睡着未起。沈一連聲喊道：「快

起來，快起來，我得一主橫財在這裡了。」尋秤來與妻秤秤看，妻子道：「甚麼橫財？昨夜家中櫃裡頭異常響聲，疑心有賊，只得起來照看，不見甚麼。爲此一夜睡不着，至今未起。你且先去看看櫃裡着，再來尋秤不遲。」沈一走去取了鑰匙，開櫃一看，那裡頭空空的了。元來沈一城內城外兩處酒坊所用銅錫器皿家伙，與妻子金銀首飾，但是值錢的多收拾在櫃內，而今一件也不見了，驚異道：「奇怪，若是賊偷了去，爲何鎖都不開的？」妻子見說櫃裡空了，大哭起來道：「罷了罷了，一生辛苦，多沒有了。」沈一道：「不妨，且將神道昨夜所

賜來看看，儘勾受用哩。慌忙打開布袋來看時，沈一驚得呆了，說也好笑。一件件拿出來看，多是自家櫃裡東西，只可惜被夜來那一頓鎚踏，多弄得歪的歪，匾的匾不成一件家伙了。沈一大叫道：「不好了，不好了，被這夥潑毛神作弄了。」妻子問其緣故，乃說昨夜遇着五通神道，求他賞賜金銀，他與我這一布囊，誰知多是自家屋裡東西，叫个小鬼來搬去的。妻子道：「爲何多打壞了？」沈一道：「這却是我怕東西狼狽，撞着城門上盤詰，故此多敲打實落了。」那知有這樣自家害着自家了。沈一夫妻多氣得不耐煩，重新喚了

匠人，逐件置造過，反費了好些工食，不指望橫財，倒折了本。傳聞開去，做了笑話。沈一好些時不敢出來見人，只因一念貪癡妄想，非分之得，故受神道侮弄。如此可見，世上不是自家東西，不要欺心貪他的。小子說一个欺心貪別人東西，不得受用，反受顯報的一段話，與看官聽一聽。冷一冷這些欺心耍人的肚腸，有詩爲証：

異寶婦人定夙緣，豈容旁睨得垂涎。

試看欺隱皆成禍，始信冥冥自有權。

話說宋朝隆興年間，蜀中嘉州地方有一个漁翁，姓

王名甲，家住岷江之旁，世代以捕魚爲業，每日與同妻子棹着小舟往來江上，撒網施罟，一日所得，恰好供給一家。這個漁翁，雖然行業落在這裡頭了，却一心好善敬佛，每將魚蝦市上去賣，若勾了一日食用，便肯將來布施與乞丐，或是寺院裡打齋化鉢，禪堂中募化腐菜，他不拘一文二文，常自喜捨不吝。他妻子見慣了的，況是女流，愈加信佛，也自與他一心一意，雖是生意淺薄，不多大事，没有一日不捨兩文的。一日正在江中掉舟，忽然看見水底一物，蕩漾不定，恰像是個日頭的影一般，火采閃爍，射人眼目。王甲

對妻子道：你看見麼？此下必有奇異。我和你設法取他起來，看是何物。遂教妻子理網，搜的一聲，撒將下去。不多時，掉轉船頭，牽將起來，看那網中光亮異常，笑道：是甚麼好物事呀？取上手看，却元來是面古鏡，周圍有八寸大小，雕鏤着龍鳳之文，又有篆書許多字，字形像符籙一般，識不出的。王甲與妻子看了道：聞得古鏡值錢，這個鏡雖不知值多少，必然也是件好東西。我和你且掣到家裡藏好，看有識者，纔取出來，與他看看，不要等閒褻瀆了。看官聽說，原來這鏡果是有來歷之物，乃是軒轅黃帝所造，採着日精

月華按着奇門遁甲，揀取年月日時，下鑪開鑄，上有金章寶篆，多是秘笈靈符，但此鏡所在之處，金銀財寶多來聚會，各爲聚寶之鏡，只爲王甲夫妻好善，也是夙世前緣，合該興旺，故此物出現，却得取了回家，自得此鏡之後，財物不求而至，在家裡掃地，也掃出金屑來，墾田也墾出銀窖來，船上去撒網，也牽起珍寶來，剖蚌也剖出明珠來，一日在江邊捕魚，只見灘上有兩件小白東西，趕來趕去，盤旋數番，急跳上岸，將衣襟兜住，却似蓮子兩大塊，小石子，生得明淨瑩潔，光彩射人，甚是可愛，藏在袖裏帶回家來，放在匣

中，是夜即夢見兩個白衣美女，自言是姊妹二人，特來隨侍，醒來想道：必是二石子的精靈，可見是寶貝了，把來包好，結在衣帶上，隔得幾日，有一個波斯胡人，特來尋問，見了王甲道：「身上有寶物，願求一看。」王甲推道：「沒甚寶物。」胡人道：「我遠望寶氣在江邊，跟尋到此，知在君家。」及見君走出，寶氣却在身上，手萬求看一看，不必瞞我。王甲曉得是個識寶的，身上取出與他看，胡人看了，嘖嘖道：「有緣得遇此寶，況是一雙，尤爲難得，不知可肯賣否？」王甲道：「我要他無用，得價也就賣了。」胡人見說肯賣，不勝之喜，道：「此寶本沒

有定價，今我行囊止有三萬緡，盡數與君買了去罷。王甲道：吾無心得來，不識何物，價錢既不輕了，不敢論量，只求指明，要此物何用？胡人道：此名澄水石，放在水中，隨你濁水皆清，帶此汎海，即海水皆同湖水，淡而可食。王甲道：只如此，怎就值得許多？胡人道：吾本國有寶池，內多奇寶，只是淤泥濁水，水中有毒，人下去的，起來無不即死，所以要取寶的，必用重價募着捨性命的下水。那人死了，還要養贍他一家。如今有了此石，只須帶在身邊，水多澄清，如同凡水，任從取寶，揔無妨了。豈不值錢？王甲道：這等只買一顆去。

如此異物
非有善緣
何以得遇

勾了，何必兩顆多要，便等我留下一顆也好。胡人道：有個緣故，此寶形雖兩顆，氣實相聯，彼此相逐，統是活物，可以長久。若折開兩處，用不多時，就枯槁無用，所以分不得的。王甲想：胡人識貨，就取出前日的古鏡出來，求他賞識。胡人見了，合掌頂禮道：此非凡間之寶，其妙無量，連咱也不能盡知其用，必是世間大有福的人，方得有此。咱就有錢，也不敢買，只買此二寶去也。勾了，此鏡好好藏着，不可輕觀了他。王甲依言，把鏡來藏好，遂與胡人成了交易，果將三萬緡買了二白石去。王甲一時富足起來，然還未舍漁船生

皆以善心得報

活一日天晚遇着風雨掉船歸家望見江南火把明亮有人喚船求渡其聲甚急王甲料此時沒有別舟若不得渡這些人須喫了苦急急冒着風掉過去載他元來是兩個道士一個穿黃衣一個穿白衣下在船裡了、捩過對岸道士對王甲道如今夜黑雨大沒處投宿得到宅上權歇一宵實爲萬幸王甲是個行善的人便道家裡雖蝸窄尚有草榻可以安寢師父每不妨下顧的遂把船拴好同了兩道士到家裡來分付妻子安排齋飯兩道士苦辭道不必賜餐只求一宿果然茶水多不喫徑到一張竹床上、一舖睡了

非常道

王甲夫妻夜裡睡覺只聽得竹床粟喇有聲撲的一響像似甚重物跌下地來的光景王甲夫妻猜道莫不是客人跌下床來然是人跌沒有得這樣響聲王甲疑心暗裡走出來聽兩道士宿處寂然沒一些聲息愈加奇怪走轉房裡尋出火種點起個燈來出外一照叫聲阿也元來竹床壓破兩道士俱落在床底下、直挺挺的眠着伸手去一摸嚇得舌頭伸了出去、半個時辰縮不進來、你道怎麼、但見這兩個道士、冰一般冷、石一樣堅、儼焉兩個皮囊、塊然一雙寶體、黃黃白白、世間無此不成人、重重癡癡、路上非

斯難算客

王甲叫妻子起來道說也希罕两个客人不是生人多變得硬硬的了妻子道變了何物王甲道火光之下看不明白不知是銅是錫是金是銀直待天明纔知分曉妻子道這等會作怪通靈的料不是銅錫東西王甲道也是漸漸天明仔細一看果然那穿黃的是个金人那穿白的是一个銀人約重有千百來斤王甲夫妻驚喜非常道此是天賜只恐這等會變化的必要走了那裡去急急去買了一二十簍山炭歸家熾煽起來把來銷鎔了但見黃的是精金白的是

紋銀王甲前此日逐有意外之得已是漸饒又賣了二石子得了一大主錢今又有了這許多金銀一發瓶滿甕滿幾間破屋沒放處了王甲夫妻是本分的人雖然有了許多東西也不想去起造房屋也不想去置買田產但把漁家之事閣起不去弄了只是安守過日尚且無時無刻沒有橫財到手又不消去做得生意兩年之間富得當不得却是夫妻两口要這些家私竟沒用處自己反覺多得不耐煩起來心裡有些惶懼不安與妻子商量道我家自從祖上到今只是以漁釣爲生計一日所得極多有了一百錢再

窮神到了

如此知足
知止之人
不宜寶去
而貧

沒去處了、今我每自得了這寶鏡、動不動上千上萬、
不消經求、憑空飛到、夢裡也是不打點的、我每且自
思量着、我與你本是何等之人、驟然有這等非常富
貴、只恐怕天理不容、况我每粗衣淡飯、便自過日、要
這許多來何用、今若留着這寶鏡在家、只有得增添
起來、我想天地之寶、不該久留在身邊、自取罪業不
如拿到蛾眉山白水禪院、捨在聖像上、做了圓光、永
做了佛家供養、也盡了我每一片心、也結了我每一
个緣、豈不為美妻子道、這是佛天面上好看的事、况
我每知時識務、正該如此、于是两个志志誠誠、喫了

好僧似講
學聲口

十來日齋、同到寺裡、獻此寶鏡、寺裡住持僧法輪問
知來意、不勝贊嘆道、此乃檀越大福田事、王甲央他
寫成意旨、就使邀集合寺僧眾、做一个三日夜的道
場、辦齋糧、施襯錢、費過了數十兩銀錢、道場已畢、王
甲即將寶鏡交付住持法輪、作別而歸、法輪久已知
得王甲家裡此鏡聚寶、乃謙詞推托道、這件物事、天
下至寶、神明所惜、檀越肯將來施作佛供、自是檀越
結緣、吾僧家何敢與其事、檀越自奉着置在三寶之
前、頂禮而去就是了、貧僧不去沾手、王甲夫妻依言
親自把寶鏡安放佛頂後面、停當拜了四拜、別了法

輪自回去了，誰知這個法輪是個狂狡有餘的僧人，明知這鏡是至寶，王甲鉅富，皆因於此，見說肯捨在佛寺，已有心貪他的了，又恐怕日後番悔，原來取去，所以故意說个不敢沾手，他日好賴王甲去後，就取將下來，密喚一个絕巧的鑄鏡匠人，照着形模，另鑄起一面來，鑄成與這面寶鏡分毫無異，隨你識貨的人，也分別不出的。法輪重謝了匠人，教他謹言，隨將新鑄之鏡，裝在佛座，將真的換去藏好了。那法輪自得此鏡之後，金銀財物，不求自至，悉如王甲這兩年的光景，以致衣鉢克剋，買祠部度牒度的僮奴，多至

三百餘人，寺刹興旺，富不可言。王甲回去，却便一日衰敗，一日起來，元來人家要窮，是不打緊的，不消得盜劫火燒，只消有出無進，七顛八倒，做事不着算計，不就不知不覺的，漸漸消耗了，況且王甲起初財物，原是來得容易的，慷慨用費，不在心上，好似沒底的吊桶一般，只管漏了出去，不想寶鏡不在手裡，更沒有得來路，一用一空，只勾有兩年光景，把一个大財主，仍舊弄做个漁翁身分，一些也沒有了，俗語說得好，

寧可無了有，不可有了無。

終是善心人

王甲潑天家事，弄得精光，思量道：我當初本是窮人，只爲得了寶鏡，以致日遇橫財，如此富厚，若是好端端放在家中，自然日長夜大，那裡得個窮來，無福消受，却沒要緊的，舍在白水寺中了，而今這寺裡好生與旺，却教我仍受貧窮，這是那里說起的事。夫妻兩個互相埋怨道：當初是甚主意，怎不阻當一聲。王甲道：而今也好處，我每又不是賣絕與他，是白白捨去供養的，今把實情去告訴住持長老，原取了來家，這須是我家的舊物，他也不肯不得，若怕佛天面上不好看，等我每照舊豐富之後，多出些佈施莊嚴三寶。

自此有此悔

起來也不爲失信行了，妻子道：說得極是，爲甚麼睜着眼看別人富貴，自己受窮，作急去取了來，不可遲了。商議已定，明日王甲徑到幾眉山白水禪院中來，昔日輕施重寶，是個慷慨有量之人，今朝重想舊踪，無非窮促無聊之計，一般檀越，貧富不同，總是登臨苦樂頓別。

且說王甲見了住持法輪，說起爲捨鏡傾家，目前無奈，只得來求還原物。王甲口裡雖說，還怕法輪有些甚麼推故，不匡法輪見說毫無難色，欣然道：此原是君家之物，今日來取理之當然，小僧前日所以毫不

好說恐今
之偽作高
僧者皆
如是耳

與事正為後來必有重取之日小僧何苦又在裡頭
經手小僧出家人只這個色身尚非我有何況外物
乎但恐早晚之間有些不測或被小人偷盜去了難
為檀越好情見不得檀越金面今得物歸其主小僧
睡夢也安何敢吝惜遂分付香積厨中辦齋管待了
王甲已畢却令王甲自上佛座取了寶鏡下來王甲
捧在手中反覆仔細轉看認是舊物宛然一些也無
疑心拏回家裡來與妻子看過十分珍重收藏起了
指望一似前日財物水一般湧來豈知一些也不靈
驗依然貧困時常拿出鏡子來看看光彩如舊毫不

濟事嘆道敢是我福氣已過連寶鏡也不靈了夢裡
也不道是假的有改字陳朝駙馬詩為証

鏡與財俱去

鏡歸財不歸
無復珍奇影
空留明月輝

王甲雖然寶藏鏡子仍舊貧窮那白水禪院只管一
日與似一日外人聞得的盡疑心道必然原鏡還在
僧處所以如此起先那鑄鏡匠人打造時節只說寺
中住持無非看樣造鏡不知其中就裡今見人議論
說出王家有鏡聚寶捨在寺中被寺僧偷過致得王
家貧窮寺中豐富一段緣繇匠人纔省得前日的事

未免對人告訴出來，聞知的越恨那和尚欺心了。却是王甲有了一鏡，雖知其假，那從證辨不好再向寺中爭論得，只得吞聲忍氣，自恨命薄，妻子叫神叫佛，冤屈無申，沒計奈何。法輪自謂得計，道是沒有盡藏的，安然享用了，看官，你道若是如此，做人落得欺心，到反便宜，沒个公道了，怎知

量大福亦大、

機深禍亦深、

法輪用了心機，藏了別人的寶鏡，自發了家，天理不容，自然生出事端來。漢嘉來了一个提點刑獄使者，姓渾名耀，是个大貪之人，聞得白水寺僧十分富厚，

是要呂祖
指頭者

已自動了頑涎，後來察聽，聞知有鏡聚寶之說，想道：一个僧家，要他上萬上千，不為難事，只是萬千也有盡時，况且動人眼目，何如要了他這鏡，這些財富，盡跟了我走，豈不是無窮之利，亦且只是一件物事，甚為穩便。當下差了一个心腹吏典，叫得宋喜，特來白水禪院，問住持要借寶鏡一看，只一句話，正中法輪心病，如何應承得回吏典道：好交提空得知幾年前有个施主，曾將古鏡一面，捨在佛頂上，久已討回去了。小寺中那得有甚麼寶鏡，萬望提控回言一聲。宋喜道：提點相公，坐名要問這寶鏡，必是知道些

何不反求
主家者與
之

甚麼來歷的、今如何回得他、法輪道、委實沒有、叫小僧如何生得出來、宋喜道、就是恁地時、在下也不敢回話、須討真怪、法輪曉得他作難、寺裡有的是銀子、將出十兩來、送與吏典道、是必有煩提控回一回、些小薄意、勿嫌輕鮮、宋喜見了銀子、千歡萬喜道、既承盛情、好友替你回一回去、法輪送吏典出了門、回白轉來、與親信的一個行者真空商量道、此鏡乃我寺發蹟之本、豈可輕易露白、放得在別人家去的、不見王家的樣麼、况是官府來借、他不還了、沒處叫得撞天屈、又是瞞着別人家的東西、明白告訴人不得的、

事如今只是緊緊藏着、推個沒有、隨他要得急時、做些銀子不着、買求罷了、真空道、這個自然、怎麼好輕與得他、隨他要了多少物事去、只要留得這寶貝在、不愁他的、師徒兩個、愈加謹密不題、且說吏典宋喜去回渾提點相公的話、提點大怒道、僧家直恁無狀、吾上司官取一物、輒敢抗拒不肯、宋喜道、他不是不肯、說道原不曾有、提點道、胡說、吾訪得真實在這裡、是一個姓王的富人、捨與寺中、他却將來換過、把假的還了本人、真的還在他處、怎說沒有、必定你受了他賄賂、替他解說、如取不來、連你也是一頓好打、宋

喜慌了道待吏典再去與他說必要取來就是提點道快去快去沒有鏡子不要思量來見我宋喜唯唯而出又到白水禪院來見住持說提點相公必要鏡子連在下也被他焦燥得不耐煩而今沒有鏡子莫想去見得他法輪道前日已奉告過委實還了施主家了而今還那裡再有宋喜道相公說得丁一卯二

的道有姓王的施主捨在寺中以後來取你把假的還了他真的自藏了不知那裡訪問在肚裡的怎好把此話回得他法輪道此皆左近之人見小寺有兩貫浮財氣苦眼熱造出些無端說話宋喜道而今說

不得了、他起了風、少不得要下些雨、既沒有鏡子、須得送些甚麼與他、纔熄得這火、法輪道、除了鏡子、隨分要多少、敝寺也還出得起、小僧不敢吝、憑提控怎麼分付、宋喜道、若要周全這事、依在下見識、須得與他千金、纔打得他倒、法輪道、千金也好處、只是如何送去、宋喜道、這多在我、我自有的送進的門路、法輪道、只求停妥、得不來再要便好、即命行者真空、在箱內取出千金、交與宋喜明白、又與三十兩另謝了宋喜、宋喜將的去、又藏起了二百、止將八百送進提點衙內、稟道、僧家實無此鏡、備些鏡價在此、宋喜心

如此貪官
自然有門
路方法

裡道量便是寶鏡也未必值得許多可以罷了提點見了銀子雖然也動火的却想道有了聚寶的東西這七八百兩只當毫毛有甚希罕耐這賊充你揔是欺心賴別人的怎在你手裡了就不捨得拏出來而今只是推說沒有又不好奈何得心生一計道我須是刑獄重情衙門我只把這幾百兩銀做了贓物坐他一個私通賄賂黃綠刑獄污讟官府的罪名拏他來敲打不怕不敲打得出來當下將銀八百兩封貯庫內即差下兩個公人竟到白水禪院拏犯法住持僧人法輪法輪見了公人來到曉得別無他事不

過寶鏡一椿前件未受分付行者真空道提點衙門來拏我我別無詞訟干連料沒甚事他無非生端詐取寶鏡我只索去見一見看他怎麼說話我也講个明白他住了手也不見得前日宋提控送了這些去想是嫌少拏得再添上兩倍量也有數你須把那話藏好些一發露形不得了真空道師父放心師父到衙門要甚使用只管來取至於那話我一面將來藏在人尋不到的去處隨你甚麼人來只不認帳罷了法輪道就是指了我名來要你也決不可說是有的兩下約定好管待兩個公人又重謝了差使錢了兩

个公人各各歡喜、法輪自恃有錢、不怕官府、挺身同
了公人、竟到提點衙門來、渾提點升堂、見了法輪、變
起臉來、拍案大怒道、我是生死衙門、你這充賊、怎麼
將着重賄、營謀其事、見獲賍銀在庫、中間必有隱情、
快快招來、法輪道、是相公差吏典要取鏡子、小寺沒
有鏡子、吏典教小僧把銀子來准的、提點道、多是一
刻胡說、那有這個道理、必是買囑私情、不打不招、喝
叫皂隸拖番、將法輪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收在
監中了、提點私下又教宋喜去把言詞哄他、要說鏡
子的下落、法輪咬定牙關、只說沒有鏡子、寧可要銀

子去與我徒弟說、再奉些送他、贖我去罷、宋喜道、他
只是要鏡子、不知可是增些銀子、完得事體的、待我
先討个消息、再商量、宋喜把和尚的口語回了提點
提點道、與他熟商量、料不肯拏出來、就是敲打他也
無益、我想他這鏡子、無非只在寺中、我如今密地差
人把寺圍了、只說查取犯法賍物、把他家資盡數抄
將出來、簡驗一過、那怕鏡子不在裡頭、就分付吏典

宋喜、監押着四个公差、速行此事、宋喜受過和尚好
處的、便暗把此意通知法輪、法輪心裡思量道、來時
曾囑付行者、行者說把鏡子藏在密處、料必搜尋不

好僧會吏
正是好對
手

着家資也不好盡抄沒了我的，遂對宋喜道：「鏡子原
 是沒有，任憑箱匣中搜索，也不妨。只求提控照管一
 二，有小徒在彼，不要把家計東西乘機散失了，便是。
 提控周全處，小僧出去，另有厚報。」宋喜道：「這個當得
 効力，別了法輪，一同公差到白水禪院中來，不在話
 下。且說白水禪院行者真空，原是個少年風流淫浪
 的僧人，又且本房饒富，儘可憑他撒漫，只是一向礙
 着住持師父，自家像不得意。目前見師父官提了去，
 正中下懷，好不自繇自在。俗語云：偷得爺錢沒使處，
 平日結識的私情，相交的表子，沒一處不把東西來

又有收入
 在後頭

亂搥亂用，費掉了好些過了，又偷將來各處寄頓下，
 自做私房，不計其數。猛地思量道：「師父一時出來，須
 要查算，却不決撒。況且根究鏡子起來，我未免不也
 纏在裡頭。目下趁師父不在，何不捲擄了這偌多家
 財，連鏡子多帶在身邊了，星夜逃去他州外府，養起
 頭髮來，做了俗人，快活他下半世，豈不是好算計已
 定。連夜把箱籠中細軟值錢的，併疊起來，做了兩担。
 次日自己挑了一担，顧人挑了一担，眾人面前只說
 到州裡救師父去，竟出山門去了。去後一日，宋喜纔
 押同四个公差來到，聲說要搜簡住持僧房之意。寺

僧回說本房師父在官、行者也出去了。止有空房在此。公差道說不得我們奉上司明文、搜簡違法賍物。那管人在不在、打進去便了。當即毀門而入。在房內一看、裡面止是些狝重家火、椅桌狼狽、空箱空籠、並不見有甚麼細軟貴重的東西了。就將房裡地皮翻了轉來、也不見有甚麼鏡子在那裡。宋喜道住持師父、叮囑我教不要散失了他的東西。今房裡空空、却是怎麼呢。合寺僧衆多道、本房行者不過出去看師父消息、爲甚把房中搬得恁空、敢怕是乘機走了。四

衣舊服、亂捲擄在身邊了。問衆僧要了本房僧人逃的結狀、一同宋喜來回覆提點。提點大怒道、這些秃驢、這等奸猾、分明抗拒我、私下教徒弟逃去了。有甚難見處、立時提出法輪、又加一頓臭打。那法輪本在深山中做住持、富足受用的僧人、何曾喫過這樣苦。今監禁得不耐煩、指望折些銀子、早晚得脫。見說徒弟逃走、家私已空、心裡已此苦楚、更是一番毒打。真个雪上加霜、怎經得起。到得監中、不勝狼狽。當晚氣絕、提點得知死了、方才歇手。眼見得法輪欺心、盜了別人的寶物、受此果報、有詩爲証。

豈非自作之孽

賈鏡偷將寶鏡克，翻令施主受貧窮。
今朝財散人離處，四大元來本是空。

且說行者真空偷竊了住持東西，逃出山門，且不顧師父目前死活，一徑打點他方去享用，把目前寄頓在別人家的物事，多討了攏來，同寺中帶出去的，放做一處，駕起一輛大車，裝載行李，顧個脚夫，推了前走，看官，你道住持偌大家私，況且金銀體重，豈是一車載得盡的，不知宋時盡行官鈔，又叫得紙幣，又叫得官會子，一貫止是一張紙，就有十萬貫止是十萬張紙，甚是輕便，那住持固然有金銀財寶，這個紙鈔

元自有了幾十萬，所以攜帶不難，行者身邊藏了寶鏡，押了車輛，穿山越嶺，待往黎州而去，到得竹公溪頭，忽見大霧漫天，尋路不出，一個金甲神人，閃將出來，

軀長丈許，面有威容，身披鎖子黃金，手執方天畫戟，

大聲喝道：「那里走，還我寶鏡來！」驚得那推車的人，丟了車子，跑回舊路，只恨爺娘不生得四隻脚，不顧行者死活，一道煙走了，那行者也不及來照管車子，慌了手脚，帶着寶鏡，只是望前亂竄，走入林子深處，忽

可惜不見
貪吏後來
如何

地起陣狂風，一個斑斕猛虎，跳將出來，照頭一撲，把行者拖的去了。眼見得真空欺心，盜了師父的物件，害了師父的性命，受此果報，有詩為証。

盜竊原為非分財，況兼寶鏡鬼神猜。
早知虎口應難免，何不安心守舊來。

再說漁翁王甲，討還寺中寶鏡，藏在家裡，仍舊貧窮。又見寺中日加興旺，外人紛紛議論，已曉得和尚欺心調換，沒處告訴，他是個善人，只自家怨悵命薄。夫妻兩個，說着寶鏡在家時節，許多妙處，時時嘆恨而已。一日夫妻兩個，同得一夢，見一金甲神人，分付道：

到底善人
得便宜

你家寶鏡，今在竹公溪頭，可去收拾了，回家。兩人醒來，各述其夢。王甲道：此乃我們心裏想着，所以做夢。妻子道：想着做夢，也或有之，不該兩個相同，敢是我們還有些造化。故神明有此警報，既有地方的，便到那裡去尋一尋看也好。王甲次日問着竹公溪路，徑穿山度嶺，走到溪頭，只見一輛車子，倒在地上，內有無數物件，金銀鈔幣，約莫有數十萬光景。左右一看，並無人影，想道：此一套無主之物，莫非是天賜我的麼？夢中說寶鏡在此，敢怕也在裡頭，把車內逐一簡過，不見有鏡子，又在前後地下草中四處尋遍，也多

二刻驚奇 卷三十一
不見笑道、鏡子雖不得見、這一套富貴、也勾我下半
世了、不如趁早取了他去、省得有人來、整起車來、推
到路口、顧一脚夫、推了一直到家裡來、對妻子道、多
蒙神明指點、去到溪口尋寶鏡、寶鏡雖不得見、却見
這一車物事在那裡、等了一會、並沒個人來、多管是
天賜我的、故取了家來、妻子當下簡看、盡多是金銀
寶鈿、一一收拾、安頓停當、夫妻兩人、不勝之喜、只是
疑心道、夢裡原說寶鏡、今雖得此橫財、不見寶鏡影
踪、却是何故、還該到那裡仔細一尋、王甲道、不然、我
便明日再去走一遭、到了晚間、復得一夢、仍舊是個

金甲神人來說道、王甲、你不必癡心、此鏡乃神天之
寶、因你夫妻好善、故使暫出人間、作成你一段富貴、
也是你的前緣、不想兩入奸僧之手、今奸僧多已受
報、此鏡仍歸天上去矣、你不要再妄想、昨日一車之
物原即是寶鏡所聚的東西、所以仍歸于你、你只堅
心好善、就這些也享用不盡了、颯然驚覺、乃是南柯
一夢、王甲逐句記得明白、一一對妻子說明、知天意、
也不去尋鏡子了、夫妻享有寺中之物、儘勾豐足、仍
舊做了嘉陵富翁、此乃好善之報、亦是他命中應有
之財、不可強也、

休慕他人富貴、
若要貪圖非分、

命中所有方真、
試看两个僧人、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七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顯靈

詩曰

窈渺神奇事、
其間應有實、

文人多寓言、
豈必盡虛玄、

話說世間稗官野史中，多有紀載那遇神遇仙遇鬼
遇怪情慾相感之事，其間多有偶因所感，撰造出來
的，如牛僧孺周秦行記，道是僧孺落第時，遇着薄太
后，見了許多異代本朝妃嬪美人，如戚夫人、齊潘妃、
楊黃妃、昭君、綠珠，詩詞唱和，又得昭君伴寢，許多怪
誕的話，却乃是李德裕與牛僧孺有不解之讐，教門

客韋瓘作此計誣着他，只說是他自己做的。中懷不臣之心，妄言污蔑妃后，要坐他族滅之罪。這個記中事，躲可不是一些影也沒有，又有那后土夫人傳說是韋安道遇着后土之神，到家做了新婦，被父母疑心是妖魅，請明崇儼行五雷天心正法，遣他不去。後來父母教安道自央他去，只得去了，却要安道隨行。安道到他去處，看見五嶽四瀆之神，多來朝他。又召天后之靈，囑他予安道官職錢鈔。安道歸來，果見天后傳令洛陽城中訪韋安道，與他做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說得有枝有葉。元來也是借此譏着

天后的。後來宋太宗好文，太平興國年間，命史官編集從來小說，以類分載，名為太平廣記。不論真的假的，一摠收拾在內。議論的道上自神祇仙子，下及昆虫草木，無不受了淫褻污點。道是其中之事，大略是可信的。不知天下的事，纔有假便有真。那神仙鬼怪固然有假托的，也原自有真實的。未可執了一個見識，道摠是虛妄的事。只看太平廣記以後許多記載之書，中間儘多遇神遇鬼的，說得的確確。難道盡是假托出來不成？只是我朝嘉靖年間，蔡林屋所記遼陽海神一節，乃是千真萬真的。蓋是林屋先在

京師京師與遼陽相近就聞得人說有个商人遇着海神的說話半疑半信後見遼東一个僉憲一个摠兵到京師來兩人一樣說話說得詳細方信其實也還只曉得在遼的事以後的事不明白直到林屋做了南京翰林苑孔目撞着這人來遊雨花臺林屋知道了着人邀請他來相會特問這話方說得始末根由備備細細林屋叙述他靚面自己說的話作成此傳無一句不真的方知從古來有這樣事的不盡是虛誕了說話的畢竟那個人是甚麼人那个事怎麼樣起看官聽小子據着傳文敷演出來正是

怪事難拘理

明神亦賦情

不知精爽質

何以戀凡生

話說徽州商人姓程名宰表字士賢是彼處漁村大姓世代儒門少時多曾習讀詩書却是徽州風俗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次着正德初年與兄程案將了數千金到遼陽地方為商販賣人參松子貂皮東珠之類往來數年但到處必定失了便宜耗折了貲本再沒一番做得着徽人因是專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歸家外而宗族朋友內而妻妾家屬只看你所得歸來的利息多少為重輕得利多的

足見惡俗

盡皆愛敬趨奉，得利少的，盡皆輕薄鄙笑，猶如讀書求名的，中與不中，歸來的光景一般。程宰弟兄兩人，因是做折了本錢，怕歸來受人笑話，羞慚慘沮，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不思量還鄉去了。那徽州有一般做大商賈的，在遼陽開着大鋪子，程宰兄弟因是平日是價做商的，熟于帳目，出入盤算本利，這些本事是商賈家最用得着的。他兄弟自無本錢，就有人出些束修請下了他，專掌帳目。徽州人稱爲二朝奉。兄弟兩人日裡只在鋪內掌帳，晚間却在自賃的下處歇宿。那下處一帶兩間，兄弟各駐一間，只隔得中間一

垛板壁，住在裡頭就像客店一般。湫隘有甚快活，也是沒奈何了。勉強度日，如此過了數年。那年是戊寅年秋間了，邊方地土，天氣早寒。一日晚間，風雨暴作，程宰與兄各自在一間房中擁被在床，想要就枕，因是寒氣逼人，程宰不能成寐，翻來覆去，不覺思念家鄉起來，只得重複穿了衣服，坐在床裡，浩嘆數聲，自想如此淒涼情狀，不如早死了。到乾淨，此時燈燭已滅，又無月光，正在黑暗中，苦挨着寒冷，忽地一室之中，豁然明朗，照耀如同白日，室中器物之類，纖毫皆見。程宰心裡疑惑，又覺異香撲鼻，氤氳滿室，毫無風

雨之聲，頓然和暖如江南二三月的气候起来。程宰越加驚愕，自想道：莫非在夢境中？不免走出外邊，看是如何。他原披衣服在身上的，亟跳下床來，走到門邊，開出去看，只見外邊陰黑風雨，寒冷得不可當。慌忙逃了進來，纔把門闔上，又是先前光景，滿室明朗，別是一般境界。程宰道：此必是怪異，心裡慌怕，不敢移動脚步，只在床上高聲大叫其鬼。程宰止隔得一層壁，隨你喊破了喉嚨，莫想答應一聲。程宰着了急，沒奈何了，只得鑽在被裡，把被連頭蓋了，撒得緊緊，向裡壁睡着。圖得个眼睛不看見，憑他怎麼樣了。

無聊之計
此則尚書

之鎖却大
門也

却是心裡明白，耳朵裡聽得出的，遠遠的似有車馬喧闐之聲，空中管絃金石音樂迭奏，自東南方而來，看看相近，須臾之間，已進房中。程宰輕輕放開被角，露出眼睛偷看，只見三个美婦人，朱顏綠鬢，明眸皓齒，冠帔盛飾，有像世間圖画上后妃的打扮，渾身上下，金翠珠玉，光采奪目，容色風度，一个个如天上仙人，絕不似凡間模樣。年紀多只可二十餘歲光景，前後侍女無數，盡皆韶麗非常，各有執事，自分行列，但見

或提爐，或揮扇，或張蓋，或帶劍，或持節，或捧琴，或

秉燭花或挾圖書或列寶玩或荷旌幢或擁衾褥
或執巾悅或奉盤匱或擎如意或舉殺核或陳屏
障或布几筵或陳音樂

雖然紛紜雜沓仍自嚴肅整齊只此一室之中隨從
何止數百說話的你錯了這一間空房能有多大容
得這幾百人若一个个在這扇房門裡走將進來走
也走他一兩個更次擠也要擠塌了看官不是這話
列位曾見維摩經上的說話麼那維摩居士止方丈
之室乃有諸天皆在室內又容得十萬八千獅子坐
難道是地方着得去無非是法相神通今程宰一室

真透芥子
納須彌之

微表

有限那光明境界無盡譬如一面鏡子能有多大內
中也着了無盡物像這只是个現相所以容得數百
个人一時齊在面前原不是從門裡一个兩個進來
的閑話休絮且表正事那三个美人內中一个更覺
齊整些的走到床邊將程宰身上撫摩一過隨即開
鶯聲吐蕊語微微笑道果然睡熟了麼吾非是有害
于人的由郎君有夙緣特來相就不必見疑且吾已
到此萬無去理郎君便高呼大叫必無人聽見枉自
苦耳不如作速起來與吾相見程宰聽罷心裡想道
這等靈變光景非是神仙即是鬼怪他若要擺佈着

我我便不起來，這被頭裡，豈是躲得過的。他既說是有夙緣，或者無害也不見得。我且起來見他，看是怎地。遂一轂轆跳將起來，走下卧床，整一整衣襟，跪在地下道：「程宰下界愚夫，不知真仙降臨，有失迎迓，罪合萬死，伏乞哀憐。」美人急將纖纖玉手，一把摟將起來道：「你休懼怕，且與我同坐着。」挽着程宰之手，雙雙南面坐下。那兩個美人，一個向西，一個向東，相對侍坐。坐定，東西兩美人道：「今夕之會，數非偶然，不要自生疑慮。」即命侍女設酒進饌，品物珍美，生平目中所未曾睹。纔一舉筋，心胸頓爽。美人又命取紅玉蓮花

卮進酒。卮形絕大，可容酒一升。程宰素不善酌，竭力推辭不飲。美人笑道：「那怕醉麼？此非人間麴蘖所醞，不是吃了迷性的。多飲不妨。」手舉一卮，親奉程宰。程宰不過意，只到接了到口，那酒味甘芳，却又爽滑清冽，毫不粘滯。雖醴泉甘露的滋味，有所不及。程宰覺得好吃，不覺一卮俱盡。美人又笑道：「郎信吾否？」一連又進數卮。三美人皆陪飲。程宰越吃越清爽，精神頓開，畧無醉意。每進一卮，侍女們八音齊奏，音調清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酒闌東西二美人起身道：「夜已向深，郎與夫人可以就寢矣。」隨起身褰帷拂枕，登

美人滿坐
酒品又佳
多此奏樂

被鋪床向南面坐的美人告去其餘侍女一同隨散眼前凡百具器霎時不見門戶皆閉又不知打從那裡去了當下止剩得同坐的美人一個挽着程宰道衆人已散我與郎解衣睡罷程宰私自想道我這床上布衾草褥怎麼好與這樣美人同睡的舉眼一看只見枕衾帳褥盡皆換過錦繡珍奇一些也不是舊時的了程宰雖是有些驚惶却已神魂飛越心裡不知如何纔好只得一同解衣登床美人卸了簪珥徐解開髻髮絡繹摠縮成一窩絲來那髮又長又黑光明可鑑脫下裡衣肌膚瑩潔滑若凝脂側身相就

何修得此

程宰湯着遍體酥麻了真个是

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雲雨初交流丹浹藉若遠若近宛轉嬌怯儼如處子含苞初拆

程宰客中荒涼不意得了此味真个竟飛天外鬼散九霄實出望外喜之如狂美人也自愛着程宰枕上對他說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怪往往害人所以世上說着便惹人憎惡我非此類郎慎勿疑我得與郎相遇雖不能大有益於郎亦可使郎身躰康健資用豐足倘有患難之處亦可出小力周全但不可漏洩風聲就是至親如兄亦慎勿使知道能守吾戒自

人生如此足矣

今以後便當恒奉枕席不敢有廢若一有漏言不要說我不能來就有大禍臨身吾也救不得你不慎之慎之程宰聞言甚喜合掌罰誓道某本凡賤誤蒙真仙厚德雖粉骨碎身不能爲報既承法旨敢不銘心倘違所言九死無悔誓畢美人大喜將手來勾着程宰之頸說道我不是仙人實海神也與郎有夙緣甚久故來相就耳語話纏綿思愛萬狀不覺鄰鷄已報曉二次美人攬衣起道吾今去了夜當復來郎君自愛說罷又見昨夜東西坐的兩個美人與衆侍女齊到床前口裡多稱賀喜夫人郎君美人走下床來就有捧家火的侍女各將梳洗應用的物件伏侍梳洗罷仍帶簪珥冠帔一如昨夜光景美人執着程宰之手叮嚀再四不可洩漏徘徊眷戀不忍捨去衆女簇擁而行尚回顧不止人間夫婦無此愛厚程宰也下了床穿了衣服佇立細看如痴似呆歡喜依戀之態不能自禁轉眼間室中寂然一無所見看那門窻還是昨日闔得好好的回頭再看房內但見
土坑上鋪一帶荆筐蘆蓆中拖一條布被欹頽牆角堆零星幾塊煤煙坍塌地鑪擺缺綻一行鏽罐渾如古廟無香火一似牢房不潔清

程宰恍然自失道莫非是做夢麼定睛想想那飲食笑語以及交合之狀盟誓之言歷歷有據絕非是夢寐之境肚裡又喜又疑頃刻間天已大明程宰思量道吾且到哥哥房中去看一看莫非夜來事躰他有些聽得麼走到間壁叫聲阿哥程宰正在床上起來看見了程宰大驚道你今日面上神彩異常不似平日光景甚麼緣故程宰心裡躊躇道莫非果有些甚麼怪樣惹他們疑心只得假意說道我與你時乖運蹇失張失志落魄在此歸家無期昨夜暴冷愁苦的當不得展轉悲嘆一夜不曾合眼阿哥必然聽見

的有甚麼好處却說我神彩異常起來程宰道我也苦冷又想着家鄉通夕不寐聽你房中靜悄悄地不聞一些聲響我怪道你這樣睡得熟何曾有愁嘆之聲却說這個話程宰見哥哥說了曉得哥哥不曾聽見夜來的事了心中放下了跣路等程宰梳洗了一同到舖裡來那舖裏的人見了程宰沒一個不吃驚道怎地今日程宰哥面上這等光彩程宰對兄弟笑道我說麼程宰只做不曉得不來接口却心裡也自覺神思清爽肌肉潤澤比平日不全暗暗快活惟恐他不再來了是日頻視晷影恨不速移剛纔傍晚就

回到下處托言腹痛把門扇閉靜坐虔懇等待消息到得街鼓初動房內忽然明亮起來一如昨夜的光景程宰顧盼間但見一對香鑪前導美人已到面前侍女止是數人儀從之類稀少連那傍坐的兩個美人也不來了美人見程宰嘿坐相筭笑道郎果有心如此但須始終如一方好即命侍女設饌進酒歡諝笑談更比昨日熟分親熱了許多須臾徹席就寢侍女俱散顧看床褥並不曾見有人去鋪設又復錦繡重疊程宰心忖道床上雖然如此地下塵埃穢污且看是怎麼樣的纔一起念只見滿地多是錦裯鋪襯

得復何多
想爲

家傭工美人那知我心事來遂把往年貿易耗折了數千金以致流落于此告訴一遍不勝嗟嘆美人又撫掌大笑道正在歡會時忽然想着這樣俗事來何乃不脫灑如此雖然這是郎的本業也不要怪你我再教你看一個光景說罷金銀滿前從地上直堆至屋梁邊不計其數美人指着問程宰道你可要麼程宰是個做商人的見了偌多金銀怎不動火心熱口饒支手舞脚却待要取美人將筯去饌碗內夾肉一塊擲程宰面上道此肉粘得在你面上麼程宰道此是他肉怎粘得在吾面上美人指金銀道此亦是他

指迷之語

物豈可取爲己有、若目前取了些也、無不可、只是非分之物、得了反要生禍、世人爲取了不該得的東西、後來加陪喪去的、或連身子不保的、何止一人一事、我豈忍以此誤你、你若金銀、你可自去經營、吾當指點路徑、暗暗助你、這便使得、程宰道、只這樣也好、了、其時是巳卯初夏、有販藥材到遼東的、諸藥多賣盡、獨有黃栢大黃兩味賣不去、各剩下千來斤、此是賤物、所值不多、那賣藥的見無人買、只思量丟下去了、美人對程宰道、你可去買了他的、有大利錢在裡頭、程宰去問一問價錢、那賣的已不得脫手、略得些

毫無寸隙了、是夜兩人綢繆好合、愈加親狎、依舊鷄鳴兩度、起來梳粧而去、此後人定卽來、鷄鳴卽去、率以爲常、竟無虛夕、每來必言語喧鬧、音樂鏗鏘、兄房只隔層壁、到底影響不聞、也不知是何法術如此、自此情愛愈篤、程宰心裏想要甚麼物件、卽刻就有、極其神速、一日偶思閩中鮮荔枝、卽有帶葉百餘顆、香味珍美、顏色新鮮、恰像樹上纔摘下的、又說此味、只有江南楊梅可以相匹、便有楊梅一枝、墜于面前、枝上有二萬餘顆、甘美異常、此時已是深冬、况此二物皆不是北地所產、不知何卽得來、又一夕談及鸚鵡、

只夜間如此已不可

程宰道聞得說有白的惜不曾見纔說罷更有幾隻鸚鵡飛舞將來白的五色的多有或誦佛經或歌詩賦多是中土官話一日程宰在市上看見大商將寶石二顆來賣名爲硬紅色若桃花大似拇指索價百金程宰夜間與美人說起口中嘖嘖稱爲罕見美人撫掌大笑道郎如此眼光淺真是夏虫不可語冰我教着看着說罷異寶滿室珊瑚有高丈餘缺明珠有如鷄卵的五色寶石有大如栲栳的光艷奪目不可正視程宰左顧右盼應接不暇須臾之間盡皆不見程宰自思我夜間無欲不遂如此受用日裡仍是人就罷了程宰深信美人之言料必不差身邊積有傭工銀十來兩盡數買了他的歸來搬到下處哥子程家看見纍纍堆堆偌多東西却是兩味草藥問知是十多兩銀子買的大罵道你敢失心風了將了有用的銀子置這樣無用的東西雖然買得賤這偌多幾時脫得手去討得本利到手有這樣失笑的事誰知隔不多日遼東疫癘盛作二藥各舖多賣缺了一時價錢騰貴起來程宰所有多得了好價賣得罄盡共賣了五百餘兩程宰不知袖裡只說是兄弟偶然造化到了做着了這一疋生意大加欣羨道倖不可屢

僥今既有了本錢該圖些傍實的利息不可造次了程宰自有主意只不說破過了幾日有个荊州商人販綵段到遼東的途中遭雨濕壓黥多發了斑點一疋也沒有顏色完好的荆商日夜啼哭惟恐賣不去只要有捉手便可成交價錢甚是將就美人又對程宰道這个又該做了程宰盤將前日所得五百兩銀子買了他五百疋荆商大喜而去程宰見了道我說你福薄前日不意中得了些非分之財今日就倒竈了這些綵段全靠顏色顏色好時頭二兩一疋還有便宜而今斑斑點點那个要他這五百兩不擦在水

彷彿人
取取之意

裡了似此做生意幾能勾掙得好日回家說罷大慟眾商夥中知得這事也有惜他的也有笑他的誰知時運到了自然生出巧來程宰頓放綵段不上一月江西寧王宸濠造反殺了巡撫孫公副使許公謀要順流而下破安慶取南京僭寶位東南一時震動朝廷急調遼兵南討飛檄到來急如星火軍中戎裝旗幟之類多要整齊限在頃刻這個邊地上那裡立地有這許多段疋一時間價錢騰貴起來只買得有就是好友不論程宰所買這些斑斑點點的盡多得了三倍的好價錢這一番除了本錢五百兩分外足

足撰了千金庚辰秋間又有蘇州商人販布三萬疋到遼陽陸續賣去已有二萬三四千疋了剩下麗些的還有六千多疋忽然家信到來母親歿了急要奔喪回去美人又對程宰道這件事又該做了程宰兩番得利心知靈驗急急去尋他講價那蘇商先賣去的得利已多了今止是餘剩况歸心已急只要一夥賣便照原來價錢也罷程宰遂把千金盡數買了他這六千多疋回來明年辛巳三月武宗皇帝駕崩天下人多要戴着國喪遼東遠在塞外地不產布人入要件白衣一時那討得許多布來一疋粗布就賣

得七八錢銀子程宰這六千疋又賣了三四千兩如此事體逢着便做做來便希奇古怪得利非常記不得許多四五年間展轉弄了五七萬兩比昔年所折的到多了幾十倍了正是

人棄我堪取
奇贏自可居
雖然神暗助
不得浪貪圖

且說遼東起初聞得江西寧王反時人心危駭流傳訛言紛紛不一有的說在南京登基了有的說兵過兩淮了有的說過了臨清到德州了一日幾番說話也不知那句是真那句是假程宰心念家鄉切近頗

不自安私下問美人道那反叛的到底如何美人微笑道真天子自在湖湘之間與他甚麼相干他自要討死吃故如此猖狂不日就擒了不足爲慮此是七月下旬的說再過月餘報到果然被南贛巡撫王陽明擒了解京程宰見美人說天子在湖湘恐怕江南又有戰爭之事心中仍舊懼怕再問美人美人道不妨不妨國家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只在一二年下後來嘉靖自湖廣興藩入繼大統海內安寧悉如美人之言到嘉靖甲申年間美人與程宰往來已是七載兩情繾綣猶如一日程宰囊中幸已豐

妻子也該
吃醋

富未免思念故鄉起來一夕對美人道某離家已二十年了一向因本錢耗括回去不得今蒙大造囊資豐饒已過所望意欲暫與家兄歸到鄉里一見妻子便當即來多不過一年之期就好到此永奉歡笑不知可否美人聽罷不覺驚嘆道數年之好止于此乎郎宜自愛勉圖後福我不得伏侍左右了歛歔泣下悲不自勝程宰大駭道某暫時歸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豈敢有負恩私夫人乃說此斷頭話美人哭道大數當然彼此做不得主郎適發此言便是數當永訣了言猶未已前日初次來的東西二美人及諸侍

雖曰欲界
諸天不妨
有偶如此
幸情何以
為神

女儀從之類、一時皆集、音樂兢奏、盛設酒筵、美人自
起、酌酒相勸、追叙往時初會、與數年情愛、每說一句、
哽、呵、難、勝、程、宰、大、聲、號、慟、自、悔、失、言、恨、不、得、將、身、投、
地、將、頭、撞、壁、兩、情、依、依、不、能、相、捨、諸、女、前、來、稟、白、道、
大、數、已、終、法、駕、齊、備、速、請、夫、人、登、途、不、必、過、傷、了、美、
人、執、着、程、宰、之、手、一、頭、垂、淚、一、頭、分、付、道、你、有、三、太、
難、今、將、近、了、時、時、宜、自、警、省、至、期、吾、自、來、相、救、過、了、
此、後、終、身、吉、利、壽、至、九、九、吾、當、在、蓬、萊、三、島、等、你、來、
續、前、緣、你、自、宜、居、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望、吾、與、
你、身、雖、隔、遠、你、一、舉、一、動、吾、必、曉、得、萬、一、做、了、歹、事、

也要防跳槽

如此何必悲傷為

以致墮落、犯了天條、吾也無可周全了、後會迢遙、勉
之、勉、之、叮、寧、了、又、叮、寧、何、止、十、來、番、程、宰、此、時、神、志、
俱、喪、說、不、出、一、句、話、只、好、唯、唯、應、承、蘇、蘇、落、淚、而、已、
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非死別與生離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綿綿無限期

須臾鄰鷄群唱、侍女催促、訣別啟行、美人還回頭、顧
盼、了、三、四、番、方、纔、寂、然、一、無、所、見、但、有

蟀、蟋、悲、鳴、孤、燈、半、滅、淒、風、蕭、颯、鐵、馬、玎、璫、曙、星、東、
升、銀、河、西、轉、頃、刻、之、間、已、如、隔、世、

程宰不勝哀痛，望着空中，禁不住的號哭起來，纔發
得聲，哥子程家隔房早已聽見，不像前番隨你間壁
翻天覆地，揔不知道的，哥子聞得兄弟哭聲，慌忙起
來，問其緣故，程宰支吾道：無過是思想家鄉口裡強
說聲音，還是悽咽的。程宰道：一向流落歸去，不得今
這幾年來，生意做得着手頭，饒裕要歸，不難爲何反
哭得這等悲切起來，從來不曾見你如此，想必有甚
傷心之事，休得瞞我。程宰被哥子說破，曉得瞞不在，
只得把昔年遇合美人，夜夜的受用，及生意所以做
得着，以致豐富，皆出美人之功，從頭至尾，述了一遍。

其相助豐
其之拜拜
實耳

程宰驚異不已，望空禮拜，明日與客商伴裡說了，遼
陽城內外，沒一個不傳說程士賢遇海神的奇話，程
宰自此終日鬱鬱不樂，猶如喪偶一般，與哥子商量，
且尋舊妻收拾南歸，其時有个叔父在大向做衛經歷，程宰有
好幾時不相見了，想道：今番歸家，不知幾時又到得
北邊，須趁此便打那邊走一遭，看叔叔一看去，先打
發行李資囊，付托哥子程家監押，從潞河下在船內，
沿途等候着他，他自己却顧了一个牲口，繇京師出
居庸關，到大同地方，見了叔父，一家骨肉，久別相聚，
未免留連幾日，不得動身，晚上睡去，夢見美人走來

催促道，禍事到了，還不快走。程宰記得臨別之言，慌忙向叔父告行。叔父又留他餞別，直到將晚，方出得大同城門。時已天黑，程宰道：「揔是前途趕不上多少路罷了，不如就在城外且安宿了一晚，明日早行。」睡到三鼓，夢中美人又來催道：「快走，快走，大難就到，略遲脫不去了。」程宰當時驚醒，不管天早天晚，騎了牲口，忙趕了四五里路，只聽得砲聲連響，回頭看那城外時，火光燭天，照耀如同白日。元來是大同軍變，且道如何是大同軍變？大同叅將賈鑑，不給軍士行糧，軍士鼓噪，殺了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出榜招安。

方得平靜。張文錦密訪了幾個爲頭的要行正法，正差人出來擒拏軍士，重番鼓噪起來，索性把張巡撫也殺了。據了大同，謀反朝廷，要搜尋內外壯丁，一同叛逆，故此點了火把出城。凡是飯店經商，盡被拘刷了轉去。收在夥內，無一得脫。若是程宰遲了些個，一定也拏將去了。此是海神來救了。第一遭大難了。程宰得脫，兼程到了居庸，夜宿關外，又夢見美人來催道：「趁早過關，略遲一步就有牢獄之災了。」程宰又驚將起來，店內同宿的多不曾起身，他獨自一個急到關前，挨門而進，行得數里，忽然宣府軍門，行將文書。

來因爲大同反亂恐有奸細混入京師凡是在大同
來進關者不是公差吏人有官文照驗在身者盡收
入監內盤詰明白方准釋放是夜與程宰同宿的人
多被留住下在獄中後來有到半年方得放出的也
有染了病竟死在獄中的程宰若非文書未到之前
先走脫了便乾淨無事也得耐煩坐他五七月的監
此是海神來救他第二遭的大難了程宰趕上了潞
河船隻見了哥子備述一路遇難因夢中報信得脫
之故兩人感念不已一路無話已到了淮安府高郵
湖中忽然

黑雲密布狂風怒號水底老龍驚半空猛虎嘯左
掀右蕩渾如落在簸箕中前蹻後顛宛似滾起飯
鍋內雙桅折斷一舵飄零等閒要見閻王立地須
游水麻

正在危急之中程宰忽聞異香滿船風勢頓息須臾
黑霧四散中有彩雲一片正當船上雲中現出美人
模樣來上半身毫髮分明下半身霞光擁蔽不可細
辨程宰明知是海神又來救他况且別過多時不能
厮見悲感之極涕泗交下對着雲中只是磕頭禮拜
美人也在雲端舉手答禮容色戀戀良久方隱船上

下半身更
緊

如此多情
之神何緣
得一遇乎

人多不見些甚麼，但見程宰與空中施禮之狀，驚疑
來問程宰，備說緣故如此。盡皆瞻仰。此是海神來救
他。第三遭的大難，此後再不見影響了。後來程宰年
過六十，在南京遇着蔡林屋，時容顏只像四十來歲
的，可見是遇着異人無疑。若依着美人蓬萊三島之
約，他日必登仙路也。但不知程宰無過是個經商俗
人，有何緣分得有此一段奇遇。說來也不信，却這事
是實實有的。可見神仙鬼怪之事，未必盡無。有詩為
証

流落邊關一俗商，却逢神眷不尋常。

寧知鍾愛緣何許。

談罷令人欲斷腸。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七 終

二刻拍案驚奇

卷之三十七

三

尚友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八

兩、錯、認、莫、大、姐、私、奔、再、成、交、楊、二、郎、正、本、

李、代、桃、疆、羊、易、牛、死、

詩云 世、上、冤、情、最、不、易、理、

話說宋時南安府大庾縣有个吏典黃節娶妻李四娘四娘為人心性風月好結識个把風流子弟私下往來向與黃節生下一子已是三歲了不肯收心只是貪淫一日黃節因有公事住在衙門中了十來日四娘與一个不知姓名的奸夫說通了帶了這三歲兒子一同逃去出城門不多路那兒子見眼前光景

配毒婦人心

生疎啼哭不止，四娘好生不便，竟把兒子丟棄在草
 中，自同奸夫去了。大庾縣中有个手力人李三，到鄉
 間行公事，纔出城門，只聽得草地裡有小兒啼哭之
 聲，急往前一看，見是一个小兒，眠在草裡，搗天倒地，
 價哭。李三看了，心中好生不忍，又不見一个人來保
 他，不知父母在那裡去了。李三走去抱扶着他，那小
 兒半日不見了，人心中虛怯，哭得耐煩。今見个人
 來，便傷，雖是面生些，也倒忍住了哭，任憑他抱了起
 來。元來這李三不曾有兒女，看見歡喜，也是合當有
 事，道是天賜與他小兒，一徑的抱了回家。家人見孩

子生得清秀，盡多快活，養在家裡，認做是自家的了。
 這邊黃節衙門中出來，回到家裡，只見房闈宋靜妻
 子多不見了，駭問隣舍，多道是押司出去不多日，娘
 子即抱着小哥，不知那里去了。關得門戶，宋悄悄的
 我們只道到那里親眷家去，不曉得備細。黃節情知
 妻四娘有些毛病的，着了忙，各處親眷家問，並無下
 落。黃節只得寫下了招子，各處訪尋，情愿出十貫錢，
 做報信的謝禮。一日偶然出城數里，恰恰徑過李三
 門首，那李三正抱着這拾來的兒子，在那裡與他作
 耍。黃節仔細一看，認得是自家的兒子，喝問李三道

二刻齋
卷三
這是我的兒子，你却如何抱在此間？我家娘子那里去了？李三道：這兒子吾自在草地上拾來的，那曉得甚麼娘子？黃節道：我妻子失去，遍貼招示，誰不知道？今兒子既在你處，必然是你作奸犯科，誘藏了我娘子，有甚麼得解說？李三道：我自是拾得的，那知這些事？黃節扭住李三，叫起屈來，驚動地方隣里，多走將攏來。黃節告訴其事，衆人道：李三元不會有兒子，抱來時節，實是有些來歷不明，却不知是押司的。黃節道：兒子在他處了，還有我娘子不見，是他一同拐了來的。衆人道：這個我們不知道。李三發極道：我那見

甚麼娘子？那日草地上只見得這個孩子在那裡哭。我抱了回家，今既是押司的，我認了悔氣，還你罷了。怎的還要賴我？甚麼娘子？黃節道：放你娘的屁，是我賴你，我現有招貼在外的，你這個奸徒，我當官與你說話。對衆人道：有煩列位與我帶一帶，帶到縣裏來，事關着拐騙良家子女，是你地方隣里的干係，不要走了人。李三道：我没甚麼欺心事，隨你去見官，自有明白。一世也不走。黃節隨同了衆人，押了李三，抱了兒子，一直到縣裡來。黃節寫了紙狀詞，把上項事一一稟告縣官。縣官審問李三，李三只說路遇孩子，抱了

鑿楚之下
何求不得

歸來是實、並不知別項情繇、縣官道、胡說他家不見了兩個人、一個在你家了、這一個又在那裡、這樣奸詐、不打不招、遂把李三上起刑法來、打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只不肯招、那縣裡有與黃節的一般吏典二十多個、多護着吏典行裡躰面、一齊來跪稟縣官、求他嚴行根究、縣官又把李三重加敲打、李三當不過、只得屈招道、因為家中無子、見黃節妻抱了兒子在那裡、把來殺了、盜了他兒子回來、今被捉獲、情愿就死、縣官又問屍首今在何處、李三道、恐怕人看見、拋在江中了、縣官錄了口詞、取了供狀、問成罪名、下

在死囚牢中了、分付當案孔目、做成招狀、只等寫完文卷、就行解府定奪、孔目又為着黃節、把李三獄情、做得沒些漏洞、其時乃是紹興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文卷已完、獄中取出李三解府、係是殺人重犯、上了繚肘、戴了木枷、跪在庭下、專聽點名起解、忽然陰雲四合、空中雷電交加、李三身上枷扭、盡行脫落、霹靂一聲、掌案孔目、震死在堂上、二十多個吏典、頭上吏巾、皆被雷風掣去、縣官驚得渾身打顫、須臾性定、叫把孔目身屍驗看、背上有硃紅寫的李三獄冤四個篆字、縣官便叫李三問時、李三元自痴痴地立着、

一似失了魂的，聽得呼叫，然後答應出來。縣官問道：你身上枷扭，適纔怎麼樣解了的？李三道：小人眼前昏黑，猶如夢裡一般，更不知一些甚麼，不曉得身上枷扭怎地脫了。縣官明知此事有冤，遂問李三道：你前日孩子果是怎生的？李三道：實實不知誰人遺下在草地上啼哭，小人不忍，抱了回家。至于黃節夫妻之事，小人並不知道，是受刑不過屈招的。縣官此時又驚又悔道：今日看起來，果然與你無干。當時遂把李三釋放，叫黃節與同差人別行尋緝。李四娘下落後來畢竟在別處地方尋獲。方知天下事專在疑似。

之間冤枉了人。這個李三，若非雷神顯靈，險些兒沒辨白處了。而今說着國朝一個人，也為妻子隨人走了。冤家一個隣舍往來的，幾乎累死。後來却得明白，與大庾這件事有些彷彿。待小子慢慢說來，便知端的。

佳。期。誤。洩。桑。中。約。好。事。訛。牽。月。下。繩。
只。解。推。原。平。日。狀。豈。知。局。外。有。翻。更。

話說北直張家灣，有個居民姓徐，名德，本身在城上做長班，有妻莫大姐，生得大有容色，且是與高好酒醉後就要趁着風勢，撩撥男子漢說話，勾搭隣舍有

二刻警奇
卷五十八
三十一
个楊二郎也是風月場中人，年少風流，閒蕩遊耍，過日沒甚根基，與莫大姐終日調情，你貪我愛，弄上了手，外邊人無不知道，雖是莫大姐平日也還有個把梯已人往來，摠不如與楊二郎過得恩愛，況且徐德在衙門裡走動，常有个月期程，不在家裡，楊二郎一發便當，竟像夫妻一般過日，後來徐德掙得家事從容了，衙門中尋了替身，不消得日日出去，每有時節歇息在家裡，漸漸把楊二郎與莫大姐光景看了些出來，細訪隣里街坊，也多有三三兩兩說話，徐德一日對莫大姐道，啣辛辛苦苦了半世，掙得有碗飯喫

了，也要裝些體面，不要被外人笑話便好，莫大姐道，有甚笑話，徐德道，鍾不扣不鳴，鼓不打不響，欲人不知，莫若不爲，你做的事，外邊那一個不說的，你瞞啣則甚，啣叫，你今後仔細些罷了，莫大姐被丈夫道着海底眼，雖然撒嬌撒痴，說了幾句支吾門面說話，却自想平日忒做得添瀨，曉得瞞不過了，不好十分強辨得，暗地忖道，我與楊二郎交好，情同夫妻，時刻也閒不得的，今被丈夫知道，必然防備得緊，怎得象意，不如私下與他商量，捲了些家財，同他逃了去，他州外府，自繇自在的快活，豈不是好，藏在心中，一日看

見徐德出去，便約了楊二郎，客商此事，楊二郎道：「此間又沒甚牽帶，大姐肯同我去，要走就走，只是到外邊去，須要有些本錢，纔好養得口活。」莫大姐道：「把家裡細軟盡數捲了去，怕不也過幾時？」等住定身子，慢慢生發做活，就是楊二郎道：「這個就好了。」一面收拾起來，得便再商量走道兒罷了。莫大姐道：「說與你了，待我看看着機會，揀个日子悄悄約你走路，你不要走漏了消息。」楊二郎道：「知道，两个趁空處又做了一點點事，千分萬付而去。」徐德歸來，幾日看見莫大姐神思撩亂，心不在焉的光景，又訪知楊二郎仍來

走動，恨着道：「等我一時撞着了，怕不斫他做兩段。」莫大姐聽見，私下教人通信與楊二郎，目下切不可到門前來露影。自此楊二郎不敢到徐家左近來。莫大姐切切在心，只思量和他那裏去了便好。已此心不在徐家，只礙着丈夫，一个是眼中釘了，大凡女人心一野，自然七顛八倒，如痴如呆，有頭沒腦，說着東邊，認着西邊，沒情沒緒的。況且楊二郎又不得來，茶裡飯裡多是他想，也想痴了，因是悶得不耐煩，問了丈夫，同了隣舍两三个婦女們，約了要到嶽廟裡燒一炷香。此時徐德曉得這婆娘不長進，不該放他出去。

丈夫原封
觀

纔是却是北人直性，心裡道：這幾時拘繫得緊了，看他恍恍惚惚，莫不生有病來，便等他外邊去散散，北方風俗，女人出去，只是自行，男子自有勾當，不大肯跟隨走的。當下莫大姐自同一夥女伴，帶了紙馬酒盒，擡着轎，飄飄逸逸的出門去了。只因此一去，有分交

閨中佚女，竟留煙月之場，枕上情人，險作囹圄之鬼。直待海清終見底，方今盆覆得還光。

且說齊化門外，有一个倬峭的子弟，姓郁，名盛，生性滯蕩，立心刁鑽，專一不守本分，勾搭良家婦女，又喜討人便宜，做那昧心短行的事。他與莫大姐是姑舅之親，一向往來，兩下多有些意思，只是不曾得便，未上得手。郁盛心裡道：是一春欠事，時常記念的一日，在自己門前閒立，只見幾乘女轎擡過，他窺頭探腦去看，那轎裡擡的女眷，恰好轎簾隙處，認得是徐家的莫大姐，看了轎上挂着紙錢，曉得是嶽廟進香，又有閒的挑着盒担，乃是女眷們游耍喫酒的。想道：我若廝趕着他們去閒蕩一番，不過插得些寡趣，落得个眼飽，沒有實味。況有別人家女眷在裡頭，便插趣也有好些不便，不若我整治些酒饌在此，等莫大姐

轉來我是親眷人家邀他進來打个中火没人說得亦且莫大姐儘是貪杯高興十分有情臉必不推拒那時趁着酒興營勾他不怕他不成這事好計好計即時奔往鬧熱衚衕只揀可口的魚肉葷肴榛松細菓買了偌多撮弄得齊齊整整正是

安排撲鼻芳香餌 專等鯨鯢來上釣

却說莫大姐同了一班女伴到廟裡燒過了香各處去游耍挑了酒盒野地上隨着好坐處即便擺着喫酒女眷們多不十分大飲無非喫下三盞盃曉得莫大姐量好多來勸他莫大姐並不推辭拏起杯來就

此舉亦佳

喫就乾把帶來的酒喫得罄盡已有了七八分酒意天色將晚然後收拾家火上轎擡回回至郁家門前郁盛瞧見忙至莫大姐轎前施禮道此是小人家下大姐途中口渴了可進裡面告奉一茶莫大姐醉眼朦朧見了郁盛是表親又是平日調得情慣的忙叫住轎走出轎來與郁盛萬福道元來哥哥住在這裡郁盛笑容滿面道請大姐裡面坐一坐去莫大姐帶着酒意踉踉蹌蹌的跟了進門別家女轎曉得徐家轎子有親眷留住各自先去了徐家的轎夫住在門口等候莫大姐進得門來郁盛邀至一間房中只見

酒菓肴饌擺得滿桌莫大姐道甚莫道理要哥哥這
 們價費心郁盛道難得大姐在此經過一杯淡酒聊
 表寸心而已郁盛是有意的特地不令一個人來伏
 侍只是一身陪着自已斟酒極盡殷勤相勸正是
 茶為花博士酒是色媒人

此時景味
 不得不爾

莫大姐本是已有酒的更加郁盛慢櫓搖船捉醉魚
 覷覷着面龐央求不過又喫了許多酒力發作也斜
 了、雙、眼、淫、興、勃、然、到、來、丟、眼、色、說、風、話、郁、盛、挨、在、身
 邊同坐了將着一杯酒你呷半口我呷半口又嚙了
 一口勾着頸子度將過去莫大姐接來嚙下去了就

樂哉

把舌頭伸過口來郁盛啞了一回彼此春心蕩漾便
 抱到牀中褪下小衣弄將起來

一个醉後掀騰一个醒中摩弄醉的如迷花之夢
 醒的似採蔬之狂蜂醉的一味興濃擔承愈勇
 醒的半兼趣勝玩視偏真此貪彼愛不同情你醉
 我醒皆妙境

兩人戰到間深之處莫大姐不勝樂暢口裡哼哼的
 道我二哥親親的肉我一心待你只要同你一處去
 快活了罷我家天殺的不知趣又來拘管人怎如得
 二哥這等親熱有趣說罷將腰下亂顛亂聳緊緊抱

妙境

醒眼看醉
人已如何
況男女私
情

住郁盛不放口裡只叫二哥哥親親元來莫大姐醉得極了但知快活異常神思昏迷忘其所以真个醉裡醒時言又道是酒道真性平時心上戀戀的是楊二郎恍恍惚惚竟把郁盛錯認幹事的是郁盛說的話多是對楊二郎的話郁盛原曉得楊二郎與他相厚的明明是醉裡認差了郁盛道耐耐這浪活娘你只記得心上人我且將計就計餞他說話看他說甚麼來就接口道我怎生得同你一處去快活莫大姐道此是妙境亦化境既前日與你說的收拾了些家私和你別處去過活一向不得空便今秋分之日那天殺的進城上去有

那衙門裡勾當我與你趁那晚走了罷郁盛道走不脫却怎麼莫大姐道你端正下船兒一搬下船連夜搖了去等他城上出來知得已此趕不着了郁盛道夜晚間把甚麼為暗號莫大姐道你只在門外拍拍手掌我裡頭自接應你我打點停當好幾時了你不要錯過口裡糊糊塗塗又說好些摠不過肉麻說話郁盛只揀那幾句要緊的記得明明白白在心須與雲收雨散莫大姐整一整頭髻頭眩眼花的走下床來郁盛先此已把酒飯與轎夫喫過了叫他來打着轎挽扶莫大姐上轎去了郁盛回來道是占了采頭

二刻驚奇

卷三十八

七

尚友堂

昏者太昏
狠者太狠

心中歡喜，却又得了他心腹裡的話，笑道：「咤異咤異，那知他要與楊二郎逃走，盡把相約的事對我說了，又認我做了楊二郎，你道好笑麼？我如今將錯就錯，顧下了船，到那晚，剪他這絡，落得載他娘在別處去，受用幾時，有何不可？郁盛是個不學好的人，正撓着的癢處，以為得計，一面料理船隻，只等到期行事，不在話下，且說莫大姐歸家，次日病了一日，酒，昨日到郁家之事，猶如夢裡，多不十分記得，只依稀影嚮，認做已約定楊二郎日子過了，收拾停當，只待起身，豈知楊二郎處，雖曾說過兩番，曉得有這個意思，反不會精細，叮嚀得，不做整備的，到了秋分這夜，夜已二鼓，莫大姐在家裡等候消息，只聽得外邊拍手响，莫大姐心照，也拍拍手，開門出去，黑影中見一個人在那裡拍手，心裡道：「是楊二郎了。」急回身進去，將衣囊箱籠，逐件遞出，那人一件件接了，安頓在船中，莫大姐恐怕有人瞧見，不敢用火，將房中燈打滅了，虛鎖了房門，黑裡走出，那人扶了上船，如飛把船開了，船中兩個多是低聲細語，況是慌張之際，莫大姐只認是楊二郎，急切辨不出來，莫大姐失張失志，歷碌了一日，下得船，纔心安，倦將起來，不及做甚麼事，說得

一兩句話，那人又不十分回答，莫大姐放倒頭和衣就睡着了。去比及天明，已在潞河，離家有百十里了。撐開眼來，看那船裡同坐的人，不是楊二郎，却正是齊化門外的郁盛。莫大姐喫了一驚道：「如何却是你？」郁盛笑道：「那日大姐在嶽廟歸來，途中到家下小酌，承大姐不弃，賜與歡會，是大姐親口約下我的。如何倒喫驚起來？」莫大姐呆了一回，仔細一想，纔省起前日在他家喫酒，酒中淫媾之事。後來想是錯認，把真話告訴了出來，醒來記差，只說是約下楊二郎了。豈知錯約了他。今事已至此，說不得了，只得隨他去。只是怎生發付楊二郎呵？因問道：「而今隨着哥哥到那裡去纔好？」郁盛道：「臨清是個大馬頭去處，我有个主人在那裡，我與你那邊去住了，尋生意做。我两个一窩兒作伴，豈不快活？」莫大姐道：「我衣囊裡儘有些本錢，哥哥要營運時，足可生發度日的。」郁盛道：「這個最好。從此莫大姐竟同郁盛到臨清去了。話分兩頭，且說徐德衙門公事已畢，回到家裡，家裡悄沒一人，箱籠什物皆已搬空。徐德罵道：「這歪刺姑，一定跟得奸夫走了。」問一問鄰舍，鄰舍道：「小娘子一个夜裡不知去向。」第二日我們看見門是鎖的了，不曉得裏面虛

人昏大昏
滿昏酒昏
合而為一
所以愈甚

是怎生發付楊二郎呵？因問道：「而今隨着哥哥到那裡去纔好？」郁盛道：「臨清是個大馬頭去處，我有个主人在那裡，我與你那邊去住了，尋生意做。我两个一窩兒作伴，豈不快活？」莫大姐道：「我衣囊裡儘有些本錢，哥哥要營運時，足可生發度日的。」郁盛道：「這個最好。從此莫大姐竟同郁盛到臨清去了。話分兩頭，且說徐德衙門公事已畢，回到家裡，家裡悄沒一人，箱籠什物皆已搬空。徐德罵道：「這歪刺姑，一定跟得奸夫走了。」問一問鄰舍，鄰舍道：「小娘子一个夜裡不知去向。」第二日我們看見門是鎖的了，不曉得裏面虛

俗語云嫌
人不着被
人笑被

實你老人家自想着無過是平日有往來的人約的
去徐德道有甚麼難見處料只在楊二郎家裡鄰舍
道這猜得着我們也是這般說徐德道小人平日家
醜須瞞列位不得今日做出事來眼見得是楊二郎
的緣故這事少不得要經官有煩兩位做一做見証
而今小人先到楊家去問一問下落與他鬧一場則
个鄰舍道這事情那一个不知道的到官時我們自
然講出公道來徐德道有勞有勞當下一忿之氣遶
到楊二郎家裡恰好楊二郎走出來徐德一把扭住
道你把我家媳婦子拐在那裡去藏過了楊二郎雖

是非只爲
多開口

不曾做這事却是曾有這話關着心的驟然聞得老
大喫驚口裡嚷道我那知這事却來嫌我徐德道街
坊上那一个不曉得你營勾了我媳婦子你還要賴
哩我與你見官去還我人來楊二郎道不知你家嫂
子幾時不見了我好兢兢在家裡却來問我要人就
見官我不相干徐德那聽他分說只是拖住了交付
與地方一同送到城上兵馬司來徐德衙門情熟爲
他的多兵馬司先把楊二郎下在舖裡次日徐德就
將奸拐事情在巡城察院衙門告將下來批與兵馬
司嚴究兵馬審問楊二郎初時只推無干徐

德拉同地方眾口証他有妖兵馬喝叫加上刑法楊二郎熬不過只得招出平日通奸往來是實兵馬道奸情既真自然是你拐藏了楊二郎道只是平日有姦逃去一事委實與小的無涉兵馬又喚地方與徐德問道他妻子莫氏還有別个姦夫麼徐德道並無別人只有楊二郎姦稔是真地方也說道隣里中也只曉楊二郎是姦夫別一个不見說起兵馬喝楊二郎道這等還要強辯你實說拐來藏在那裡楊二郎道其實不在小的處小的知他在那里兵馬大怒喝叫重重夾起必要他說楊二郎只得又招道曾與小的商量要一同逃去這說話是有的小的不曾應承故此未約得定而今却不知怎的不見了兵馬道既然會商量同逃而今走了自然知情他無非私下藏過只箇混賴一時背地裡却去姦宿我如今收在監中三日五日一比看你藏得到底不成遂把楊二郎監下隔幾日就帶出鞠問一番楊二郎只是一般說話招不出人來徐德又時時來催稟不過做楊二郎屁股不着打得些屈棒毫無頭緒楊二郎正是俗語所云

從前作事

沒興齊來

烏狗喫食 白狗當災

楊二郎當不過屈打也將霹靂枉禁事情在上司告
下來提到別衙門去問却是徐德家裡實實沒了人
姦情又招是真的不好出脫得他有矜疑他的教他
出了招帖許下賞錢募人緝訪然是十個人內倒有
九個說楊二郎藏過了是真的那個說一聲其中有
冤枉此亦是楊二郎淫人妻女應受的果報
○也○蓋○不○報○的○
雖然逃去渾無涉亦豈無端受枉來
且不說這邊楊二郎受累累年不決的事再表郁盛

眾口鑠金
三言投杼

格言

自然之事

自那日載了莫大姐到了臨清地方賃間房住下
豈知那裏受苦
兩人行其淫樂混過了幾時莫大姐終久有這楊二
郎在心裡身子雖現隨着郁盛畢竟是勉強的終日
價沒心沒想哀聲嘆氣郁盛豈初綢繆相處了兩個
月看看兩下裡各有些嫌憎不自在起來郁盛自己想
道我目下用他的帶來的東西須有盡時我又不曾
做生意日後怎生結果況且是別人的妻小留在身
邊到底怕露將出來不是長便我也要到自家裡去
的、那、里、守、得、定、在、這、裡、我、不、如、尋、個、主、見、賣、了、他、他
模樣儘好到也還值得百十兩銀子我得他這些身

大猥

價與他身邊帶來的許多東西也儘勾受用了打聽得臨清渡口驛前樂戶魏媽媽家裏養許多粉頭是個興頭的搗兒要的是女人尋人去與他說了魏媽只做訪親來相探望看過了人物還出了八十兩價錢交兌明白只要搵人去郁盛哄着莫大姐道這魏媽媽是我家外親極是好情分你我在此異鄉畱得與他做个相識往來也不寂寞魏媽媽前日來望過了你你今日也去還拜他一拜纔是莫大姐女眷心性巴不得尋个頭腦外邊去走走的見說了即便梳妝起來郁盛就去領了一乘轎把莫大姐竟搵到

魏見腔

魏媽家裏莫大姐看見魏媽媽笑嘻嘻相頭相脚只是上下看觀大刺刺的不十分接待又見許多粉頭在面前心裡道甚麼外親看來是个衍衍人家了喫了一杯茶告別起身魏媽媽笑道你還要到那裡去莫大姐道家去魏媽媽道還有甚麼家裏你已是此間人了莫大姐喫一驚道這怎麼說魏媽媽道你家郁官兒得了我八十兩銀子把你賣與我家了莫大姐道那有此話我身子是自家的誰賣得我魏媽媽道甚麼自家不自家銀子已拏得去了我那管你莫大姐道等我去和那天殺的說个明白魏媽媽道此

時他跑自家的道兒，敢走過七八里路了，你那裡尋他去。我這裡好道路，你安心住下了罷，不要討我殺威棒兒喫。莫大姐情知被郁盛所賺，叫起撞天屈來，大哭了一場。魏媽媽喝住，只說要打衆粉頭做好做歉的來勸住。莫大姐原是立不得貞節牌坊的，到此地位，落了圈套，沒計奈何，只得和光同塵，隨着做娼妓罷了。此亦是莫大姐做婦女不學好應受的果報。此○報○得○志○好○了○

婦女何當有異圖，貪淫只欲閃親夫，今朝更被他入閃，天報昭昭不可誣。

莫大姐自從落娼之後，心裏常自想道：我只圖與楊

二郎逃出來快活，誰道醉後錯記，却被郁盛天殺的賺來賣我在此。而今不知楊二郎怎地在那裡，我家裡不見了人，又不知怎樣光景。時常切切于心，有時接着相投的孤老，也略把這些前因說說，只好感傷流淚。那里有人管他，這些勞叨，光陰如箭，不覺已是四五年頭。一日有一个客人來嫖宿飲酒，見了莫大姐，目不停瞬，只管上下瞧覷。莫大姐也覺有些面染，兩下疑惑。莫大姐開口問道：客官貴處，那客人道：小子姓幸，名逢，住居在張家灣。莫大姐見說張家灣三字，不覺潛然淚下。道：既在張家灣，可曉得長班徐

德家裡麼，幸客驚道：徐德是我鄰人，他家裡失去了
 嫂子幾年，適見小娘子面龐，有些厮像，莫不正是徐
 嫂子麼？莫大姐道：奴正是徐家媳婦，被人拐來坑陷
 在此方，纔見客人面龐，奴家道有些認得，豈知却是
 日前鄰舍幸官兒，元來幸逢也是風月中人，向時看
 見莫大姐有些話頭，也會瞞着乾唾的，故此一見就
 認得。幸客道：小娘子你在此不打緊，却害得一個人
 好苦。莫大姐道：是那小幸客道：你家告了楊二郎，累
 了幾年官司，打也不知打了多少，至今還在監裡，未
 得明白。莫大姐見說好，不傷心，輕輕對幸客道：日裡

此更要緊

不好盡言，晚上留在此間，有句說話奉告。幸客是晚
 就與莫大姐同宿了。莫大姐悄悄告訴他，說委實與
 楊二郎有交，被郁盛冒充了楊二郎，拐來賣在這裡，
 從頭至尾一一說了，又與他道：客人可看平日鄰舍
 面上，到家說知此事，一來救了奴家出去，二來說清
 了楊二郎，也是陰功。三來喫了郁盛這廝，這樣大虧，
 等得見了天目，咬也咬他幾口。幸客道：我去說，我去
 說。楊二郎徐長班，多是我一塊土上人，況且貼得有
 賞單，今我得實，怎不去報郁盛這廝，有名刁鑽，天理
 不容，也該敗了。莫大姐道：須得密些，纔好。若漏了風，

二刻聲奇 卷三
怕這家又把我藏過了，幸客道：只你知我知，而今見人再不要提起。我一到彼，就出首便是。兩人商約已定。幸客竟自回轉。張家灣來見徐德道：你家嫂子已有下落。我親眼見了。不止眼見徐德道：見在那里？幸逢道：我替你同到官面前，還你的明白。徐德遂同了幸逢，齊到兵馬司來。幸逢當官遞上一紙首狀，狀云：

首狀人幸逢，係張家灣民，爲舉首略賣事。本灣徐德失妻莫氏，告官未獲。今逢目見本婦身在臨清樂戶魏鴉家倚門賣姦。本婦稱係市棍郁盛略賣。在彼是的，販良爲娼，理合舉首。所首是實。

兵馬即將首狀判准在案。一面申文察院，一面密差兵番拏獲郁盛到官刑鞫。郁盛抵賴不過，供吐前情明白。當下收在監中。俟莫氏到時，資証定罪。隨即奉察院批發明文，押了原首人幸逢與本夫徐德，行關到臨清州。眼同認拘莫氏及買良爲娼樂戶魏鴉到司審問。原差守提臨清州裡，即忙添差公人一同行拘一千人到魏家，好似

大獲中捉鱉，手到拿來。

臨清州點齊了，發了批迴，押解到兵馬司來。楊二郎彼時還在監中，得知這事，連忙寫了訴狀，稱是與已

無干今日幸見天日等情投遞兵馬司准了等候一
 同發落其時人犯齊到聽審兵馬先喚莫大姐問他
 莫大姐將郁盛如何騙他到臨清如何哄他賣娼家
 一一說了備細又喚魏鴉兒問道你如何買了良人
 之婦魏媽媽道小婦人是个樂戶靠那取討娼妓爲
 生郁盛稱說自己妻子願賣小婦人見了是本夫做
 主的與他討了豈知他是拐來的徐德走上來道當
 時妻子失去還帶了家裡許多箱籠貲財去今人既
 被獲還望追出贓私給還小人莫大姐道郁盛哄我
 到魏家我只走得一身去就賣絕在那裡一應所有

只到不差

多被郁盛得了與魏家無干兵馬拍桌道那郁盛這
 樣可惡既拐了人去姦宿了又賣了他身子又沒了
 他貲財有這等沒天理的喝叫重打郁盛辨道賣他
 在娼家是。小人。不是。甘認其罪。至于逃去。是他。自。跟。
 了。小人。走的。非干小人拐他兵馬問莫大姐道你當
 時爲何跟了他走不實說出來討搜莫大姐只得把
 與楊二郎有姦認錯了郁盛的事一一招了兵馬笑
 道怪道你丈夫徐德告着楊二郎楊二郎雖然屈坐
 了監幾年徐德不爲全誣莫氏雖然認錯郁盛乘機
 盜拐豈得推故喝教把郁盛打了四十大板問略販

良人軍罪押追帶去贓物給還徐德莫氏身價八十
兩追出入官魏媽買良係不知情問个不應罪名出
過身價有幾年賣姦得利不必償還楊二郎先有姦
情後雖無干也問杖贖釋放寧家幸逢首事得實量
行給賞判斷已明將莫大姐發與原夫徐德收領徐
德道小人妻子背了小人逃出了幾年又落在娼家
了小人還要這濫淫婦做甚麼情愿當官休了等他
別嫁个人罷兵馬道這個繇你且保領出去自尋人
嫁了他再與你立案罷了一千人眾各到家裡楊二
郎自思別人拐去了却寬了我坐了幾年監更待干

只調停甚
為得肯切

罷告訴鄰里要與徐德厮鬧徐德也有些心怯過不
去轉央鄰里和解鄰里商量調停這事議道總是徐
德不與莫大姐完聚了現在尋人別嫁何不讓與楊
二郎娶了消釋两家冤仇與徐德說了徐德也道負
累了他便依議也罷楊二郎聞知一發正中下懷笑
道若肯如此便多坐了幾時我也永不提起了隣里
把此意三面約同當官稟明兵馬備知楊二郎頂缸
坐監有些屈在裏頭依地方處分准徐德立了婚書
給與楊二郎為妻莫大姐稱心像意得嫁了舊時相
識因為喫過了這些時苦也自收心學好不似前時

若不收心
楊二郎又

徐德也

惹騷招禍竟與楊二郎到了底這莫非是楊二郎的前緣然也為他喫苦不少了不為美事後人當以此為鑒

在坐囚園已數年而今方得保嬋娟不害官司不損錢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八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九

神偷寄興一枝梅俠盜慣行三昧戲

詩曰劇賊從來有賊智其間妙巧亦無窮

若能收作公家用何必疆場不立功

自古說孟嘗君養食客三千鷄鳴狗盜的多收拾在門下後來被秦王拘留無計得脫秦王有个愛姬傳語道聞得孟嘗君有領狐白裘價值千金若將來送了我我替他討个人情放他歸去孟嘗君當時只有一領狐白裘已送上秦王收藏內庫那得再有其時狗盜的便獻計道臣善狗偷往內庫去偷將出來便



二亥驚奇 卷之二十九
是你道何爲狗偷乃是此人善做狗嗅就假做了狗爬牆越壁快捷如飛果然把狐白裘偷了出來送與秦宮愛姬纔得善言放脫連夜行到函谷關孟嘗君恐怕秦王有悔後面追來急要出關當得關上直等鷄鳴纔開孟嘗君着了急那時食客道臣善鷄鳴此時正用得着就曳起聲音學作鷄啼起來果然與真無二啼得兩三聲四下群鷄皆啼閔吏聽得把閔開了孟嘗君纔得脫去孟嘗君平時養了許多客今脫秦難却得此兩小人之力可見天下寸長尺技俱有用處而今世上只重着科目非此出身縱有奢遮的

一槩不用所以有奇巧智謀之人沒處設施多趕去做了爲非作歹的勾當若是善用人材的收拾將來隨宜酌用未必不得他氣力且省得他流在盜賊裡頭去了且如宋朝臨安有个劇盜叫做我來也不知他姓甚名誰但是他到人家偷盜了物事一些踪影不露出來只是臨行時壁上寫着我來也三个大字第二日人家看見了字方纔簡點家中曉得失了賊若無此字竟是神不知鬼不覺的煞好手段臨安中受他蒿惱不過紛紛告狀府尹責着緝捕使臣嚴行挨查要獲着真正寫我來也三字的賊人却是沒个

二刻驚奇 卷之二十九
姓名知是張三李四拿着那个纔肯認帳使臣人等受那比較不過只得用心體訪元來隨你巧賊須瞞不過公人占風望氣定然知道的只因拿得甚緊畢竟不知怎的緝着了他的真身解到臨安府裡來府尹升堂使臣稟說緝着了真正我來也雖不曉得姓名却正是寫這三字的府尹道何以見得使臣道小人們體訪甚真一些不差那个人道小人是良民並不是甚麼我來也公人們比較不過拿小人來冒充的使臣道的是真正的賊口聽他不得府尹只是疑心使臣們稟道小人們費了多少心机纔訪得着若

源荷是信

被他花言巧語脫了出去後來小人們再沒處拏了府尹欲待要放見使臣們如此說又怕是真的萬一放去了難以尋他再不好比較緝捕的了只得權發下監中收監那人一到監中便好言對獄卒道進監的舊例該有使費我身邊之物盡被做公的搜去我有一主銀兩在獄廟裡神座破磚之下送與哥哥做拜見錢哥哥只做去燒香取了來獄卒似信不信免不得跑去一看果然得了一包東西約有二十餘兩獄卒大喜遂把那人好好看待漸加親密一日那人又對獄卒道小人承蒙哥哥盛情十分看待得好小

妙在緩緩
滿來

人無可報效，還有一主東西，在某處橋堦之下，哥哥去取了，也見小人一點敬意。獄卒道：「這個所在是往來之所，人眼極多，如何取得？」那人道：「哥哥將個筐籃盛着衣服，到那河裏去洗，俟來放在籃中，就把衣服蓋好，却不拏將來了。」獄卒依言如法取了來，没人知覺。簡簡物事，約有百金之外。獄卒一發喜謝不盡。愛厚那人，如同骨肉。晚間買酒請他，酒中那人對獄卒道：「今夜三更，我要到家裡去看一看。五更即來，哥哥可放我出去一遭。」獄卒思量道：「我受了他許多東西，他要出去，做難不得萬一不來了，怎麼處？」那人見獄卒遲疑，便道：「哥哥不必疑心，小人被做公的冒認做我來也，送在此間，既無真名，又無實跡，須問不得小人的罪。小人少不得辨出去，一世也不私逃的。但請哥哥放心，只消兩個更次，小人仍舊在此了。」獄卒見他說得有理，想道：「一個不曾問罪的犯人，就是失了沒甚大事，他現與了我許多銀兩，拚得與他使用些，好歹糊塗得過。況他未必不來的，就依允放了他。那人不繇獄門，竟在屋簷上跳了去，屋瓦無聲，早已不見。到得天未大明，獄卒宿酒未醒，尚在朦朧。那人已從屋簷跳下，搖起獄卒道：「來了來了。」獄卒驚醒，看了

止欲脫身
有所不貪
矣

一看道有這等信人，那人道：小人怎敢不來，有累哥哥，多謝哥哥，放了我，去已有小小謝意，留在哥哥家裡，哥哥快去收拾了來，小人就要別了。哥哥當官出監去了，獄卒不解其意，急回到家中，家中妻子說有件事，正要你回來得知，昨夜更鼓盡時，不知梁上甚麼響，忽地掉下一個包來，解開看時，盡是金銀器物，敢是天賜我們的，獄卒情知是那人的緣故，急搓手道：不要露聲，快收拾好了，慢慢受用。獄卒急轉到監中，又謝了那人，須臾府尹升堂，放告牌出，只見紛紛來告盜情事，共有六七紙，多是昨夜失了盜，牆壁上

宜面出去
而不覺真
神奇手

俱寫得有「我來也」三字，懇求着落緝捕府尹道：我元疑心前日監的未必是真，我來也果然另有這個人，在那裡那監的豈不冤枉，即叫獄來分付快把前日監的那人放了，另行責着緝捕使臣定要訪個真正我來也，解官立限比較，豈知真的却在眼前放去了，只有獄卒心裡明白，伏他神機妙用，受過重賄，再也不敢說破，看官你道如此賊人智巧，可不是有用得着他的去處麼？這是舊話，不必說，只是我朝嘉靖年間，蘇州有個神偷，懶龍事蹟頗多，雖是個賊，煞是義氣，兼帶着戲耍，說來有許多好笑好聽處，有詩為

證

誰道偷無道，神偷事每奇。
更看多慷慨，不是俗偷兒。

話說蘇州亞字城東，玄妙觀前第一巷，有一個人，不曉得他的姓名，後來他自號懶龍，人只稱呼他是懶龍。其母村居，偶然走路，遇着天雨，走到一所枯廟中，避着，却是草鞋三郎廟。其母坐久，雨尚不住，昏昏睡去，夢見神道與他交感，歸來有妊，滿了十月，生下這一個懶龍來。懶龍生得身材小巧，膽氣壯猛，心機靈變，度量慨慷，且說他的身體行徑。

柔若無骨，輕若御風。大則登屋跳梁，小則捫牆摸壁，隨機應變。看景生情，批口則為雞犬狸鼠之聲，拍手則作簫鼓絃索之弄。飲啄有方，律呂相應。無弗酷肖，可使亂真。出沒如鬼神，去來如風雨。果然天下無雙手，真是人間第一偷。

天生絕技

懶龍不但伎倆巧妙，又有幾件希奇本事。吃異性格，自小就會着了靴在壁上走，又會說十三省鄉談。夜間可以連宵不睡，日間可以連睡幾日。不茶不飯，像陳搏一般。有時放量一喫酒數斗，飯數升，不穀一飽。有時不喫起來，便動幾日不餓。鞋底中用稻草灰做

觀走步絕無聲響與人相撲掉臂往來倏忽如風想
來劍俠傳中白猿公水滸傳中鼓上蚤其矯捷不過
如此自古道性之所近懶龍既有這一番嘩嘍便自
藏埋不住好與少年無賴的人往來習成偷兒行徑
一時偷兒中高手有

蘆茄茄

骨瘦如青蘆枝
深丸白打最勝

刺毛鷹

見人輒隱伏形如
蠶能宿梁壁上

白搭膊

以素練為腰纏角上挂大鐵鈎以鈎向上
拋擲遇骨挂便攀緣腰纏上升欲下亦籍
鈎力梯其腰纏翻然而落

這數个多是吳中高手見了懶龍手段盡皆心伏自

以為不及懶龍原沒甚家緣家計今一發弃了到處
為家人都不曉得他歇在那一个所在白日行都市
中或閃入人家但見其影不見其形闇夜便竊入大
戶朱門尋宿處玳瑁梁間鴛鴦樓下繡屏之內画閣
之中縮做刺蝟一團沒一處不是他睡場得便就做
他一手因是終日會睡變幻不測如龍所以人叫他
懶龍所到之處但得了手就画一枝梅花在壁上在
黑處將粉寫白字在粉牆將煤寫黑字再不空過所
以人又叫他做一枝梅嘉靖初年洞庭兩山出蛟太湖
湖邊山崖崩塌露出一古塚朱漆棺寶物無數盡被

人盜去無遺，有人傳說到城，嬾龍偶同親友汎湖，因
到其處，看見藤蔓纏棺，已被斬斷，開發棺中，惟枯骸
一具，塚傍有斷碑模糊，嬾龍道：是古來王公之墓，不
覺惻然，就與他掩蔽了，即時出些銀兩，顧本處土人
聚土埋藏好了，把酒澆奠，奠畢將行，嬾龍見草中一
物礙脚，俯首取起，乃是古銅鏡一面，急藏襪中，不與
人見，及到城中，將往僻處，刷淨泥滓，細看那鏡小小
只有四五寸，面上精光閃爍，背上鼻鈕四傍，隱起窮
奇饕餮魚龍波浪之形，滿身青綠，盡蝕朱砂水銀之
色，試敲一下，其聲冷然，曉得是件寶貝，將來佩帶身

邊，到得晚間，將來一照，暗處皆明，雪白如晝，嬾龍得
了此鏡，出入不離，夜行更不用火，一發添了一助，別
人怕黑時節，他竟同日裡行走，偷法愈便，却是嬾龍
雖是偷兒行徑，却有幾件好處，不肯淫人家婦女，不
入良善與患難之家，說了人說話，再不失信，亦且仗
義疎財，偷來東西，隨手散與貧窮負極之人，最要
惱那慳吝財主，無義富人，逢場作戲，做出笑話，因此
到所在，人多倚草附木，成行逐隊，來皈依他，義聲赫
然，嬾龍笑道：吾無父母，妻子可養，借這些世間餘財，
聊救貧人，正所謂損有餘，補不足，天道當然，非關吾

的好義也。一日有人傳說一个大商下千金在織人
周甲家。懶龍要去取他的酒後錯認了所在。誤入了
一個人家。其家乃是個貧人。房內止有一張大几。四
下一看。別無長物。既已進了房中。一時不好出去。只
得伏在几下。看見貧家夫妻對食。盤餐蕭瑟。夫滿面
愁容。對妻道。欠了客債要緊。別無頭腦。可還。我不如
死了罷。妻子道。怎便尋死。不如把我賣了。還好將錢
營生。說罷。夫妻淚如雨下。懶龍忽然跳將出來。夫妻
慌怕。懶龍道。你兩個不必怕我。我乃懶龍也。偶聽人
言。來尋一個商客。錯走至此。今見你每生計可憐。我

與劍俠何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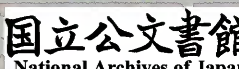
當送二百金與你。助你經營。快不可別尋道路。如此
苦楚。夫妻素聞其名。拜道。若得義士如此厚恩。吾夫
妻死裡得生了。懶龍出了門去。一個更次。門內鏗然
一響。夫妻走起看時。果然一個布囊有銀二百兩在
內。乃是懶龍。是夜取得商人之物。夫妻喜躍非常。寫
個懶龍牌位。奉事終身。有一貧兒。少時與懶龍游狎。
後來消乏。與懶龍途中相遇。身上襤褸。自覺羞慙。引
扇掩面而過。懶龍掣住其衣。問道。你不是某舍麼。貧
兒跼踏道。惶恐惶恐。懶龍道。你一貧至此。明日當同
你大一家。取些來付你。勿得妄言。貧兒曉得懶龍

手段、又是不哄人的、明日傍晚來尋懶龍、懶龍與他
共至一所、乃是士夫家池館、但見

暮、鴉、撩、亂、
碧、樹、蒙、籠、
萬、籟、淒、清、
四、隅、寂、靜、

懶龍分付貧兒止住在外、自己竦身攀樹踰垣而入、
許久不出、貧兒屏氣吞聲、蹲踞牆外、又被羣犬嚎吠、
趕來咋嚙、貧兒遶牆走避、微聽得牆內水響、倏有一
物、如沒水鷓鴣、從林影中墮地、仔細看看、却是懶龍、
渾身沾濕、狀甚狼狽、對貧兒道、吾為你幾乎送了性
命、裡面黃金無數、可以斗量、我已取到了、千、因為外

邊犬吠得緊、驚醒裡面的人、追將出來、只得丟弃道、
傍輕身走脫、此乃子之命也、貧兒道、老龍平日手到
拿來、今日如此、是我命薄、歎息不勝、懶龍道、不必煩
惱、改日別作道理、貧兒怏怏而去、過了一個多月、懶
龍路上又遇着他、哀告道、我窮得不耐煩了、今日去
卜問一卦、遇着上上大吉、財爻發動、先生說當有一
場飛來富貴、是別人作成的、我想不是老龍還那裡
指望、懶龍笑道、吾幾乎忘了前日那家金銀一箱、已
到手了、若竟把來與你、恐那家發覺你藏、不過做出
事來、所以權放在那家水池內、再看動靜、今已個月



如此用心
所以不敗

二期程不見聲息想那家不思量追訪了可以取之無礙晚間當再去走遭貧兒等到薄暮來約懶龍同往

懶龍一到彼處但見

渡柳穿花

捷若飛鳥

馳波濺沫

矯似游龍

須臾之間背負一箱而出急到僻處開看將着身帶寶鏡一照裡頭盡是金銀懶龍分文不取也不問多少盡數與了貧兒分付道這些財物可勾你一世了好好將去用度不要學我懶龍混帳半生不做人家貧兒感激謝教將着做本錢後來竟成富家懶龍所

行之事每多如此說話的懶龍固然手段高強難道只這等游行無礙再沒有失手時節看官聽說他也有遇着不巧受了窘迫却會得逢急智生脫身溜撒曾有一日走到人家見衣厨開着急向裡頭藏身要取橱中衣服不匡這家子臨上床時將衣厨關好上了大鎖竟把懶龍鎖在橱內了懶龍出來不得心生一計把橱內衣飾緊纏在身又另包下一大包俱挨着橱門口裡就做鼠咬衣裳之聲主人聽得叫起老嫗來道爲何把老鼠關在橱內了可不咬壞了衣服快開了橱趕了出來老嫗取火開橱纔開得門那挨

着門口包兒先滾了地，說時遲，那時快，懶龍就這包滾下來，頭裡一同滾將出來，就勢撲滅了老嫗手中之火。老嫗喫驚大叫一聲，懶龍恐怕人起難脫，急取了那個包，隨將老嫗要處一撥，撲的跌倒在地，望外便走。房中有人走起，地上踏着老嫗，只說是賊，牽脚亂下。老嫗喊叫連天，房外人聽得房裡嚷亂，盡趁將來，點起火一照，見是自家人廝打，方喊得住。懶龍不知已去過幾時了，有一織紡人家客人將銀子定下細羅若干，其家夫妻收銀箱內放在床裡邊，夫妻同寢在床，夜夜小心謹守。懶龍知道要取他的，閃進

房去，一脚踏了床沿，挽手進床內，撥那箱子。婦人驚醒，覺得床沿上有物，暗中一摸，曉得是隻人脚，急用手抱住不放。忙叫丈夫道：「快起來，吾捉住賊脚在這裡。」懶龍即將其夫之脚，用手抱住，一搯，其夫負痛忙喊道：「是我的脚，是我的脚。」婦人認是錯拿了夫脚，即時把手放開。懶龍便撥了箱子，如飛出房。夫妻兩人還爭个不清，妻道：「分明拿的是賊脚，你却教放了。」夫道：「現今我脚搯得生疼，那裡是賊脚。」妻道：「你脚在裡床，我拿的在外床，况且吾不會搯着。」夫道：「這等是賊搯我的脚，你只不要放那隻脚，便是。」妻道：「我聽你

互相歸咎
之狀如畫

二亥 舊 奇 卷 三 九
喊將起來，慌忙之中，認是錯了，不覺把手放鬆，他便抽得去了。着了，他賊見識定是不好了，摸摸裡床箱，子果是不見，夫妻兩個，我道你錯，你道我差，互相埋怨，怨不了，懶龍又走在一個買衣服的舖裡，尋着他衣庫，正要棟好的捲他，黑暗難認，却把身邊寶鏡來照，又道是

隔牆須有耳

門外豈無人

誰想隔隣人家，有人在樓上做房樓窗，看見間壁衣庫，亮光一閃，如閃電一般，情知有些魑魅，忙敲樓窗，向舖裡叫道：「隔壁仔細，家中敢有小人。」舖中人驚

起，口喊捉賊，懶龍聽得在先，看見庭中有一隻大醬缸，上蓋蓬算，懶龍慌忙揭起，蹲在缸中，仍復反手蓋好，那家人提着燈，各處一照，不見影響，尋到後邊去了，懶龍在缸裡想道：「方纔只有缸內，不曾開看，今後頭尋不見，此番必來，我不如往看過的所在躲去。」又思：「身上衣已染醬淋漓，開來掩不得踪跡，便把衣服卸在缸內，赤身脫出來，把脚踪印些醬跡在地下，一路到門，把門開了，自己翻身進來，仍入衣庫中藏着。」那家人後頭尋了一轉，又將火到前邊來，果然把醬缸蓋揭開看時，却有一套衣服在內，認得不是家裡

虛虛實實
皆行兵之
法也

的多道這分明是賊的衣裳了，又見地下腳跡，自缸邊直到門邊，門已洞開，盡皆道賊見我們尋慌，躲在醬缸裡面，我們後邊去尋時，他却脫下衣服逃走了，可惜看得遲了些个，不然此時已被我們拏住，店主人家道趕得他去也罷了，關好了門，歇息罷一家，盡道賊去無事，又歷碌了一會，放倒了頭，大家酣睡，詎知賊還在家裡，獺龍安然住在錦繡籠中，把上好衣服繞身繫束得緊峭，把一領青舊衣外面蓋着，又把細軟好物裝在一條布被裡面，打做个包兒，弄了大半夜，寂寂負了，從屋簷上跳出，這家子沒一人知覺。

跳到街上，正走時，天尚黎明，有三四一起早行的人，前來撞着，見獺龍獨自一个負着重囊，侵早行走，疑他來路不正，氣遮住道：「你是甚麼人，在那裡來？」說个明白，方放你走。獺龍口不答應，伸手在肘後摸出一包團團如毬，拋在地下就走。那幾个人多來搶看，見上面牢捲密紮，道他必是好物，爭先來解，解了一層，又有一層，就像剝笋殼一般，且是層層細得緊，剝了一尺多，裡頭還不盡，剩有拳頭大一塊，疑道：「不知裹着甚麼？」衆人不肯住手，還要奪來解看，那先前解下的，多是敝衣破絮，零零落落，堆得滿地，正在鬧嚷之

際只見一夥人趕來道你們偷了我家舖裡衣服在此分贓麼不繇分說拿起器械蠻打將來眾人呼喝不住見不是頭各跑散了中間拏住一个老頭兒天色黯黑之中也不來認面龐一步一棍直打到舖裡老頭兒口裡亂叫亂喊道不要打不要打你們錯了眾人多是興頭上人住馬不住那裡聽他看看天色大明店主仔細一看乃是自家親家翁在鄉里住的連忙喝住眾人已此打得頭虛面腫店主人忙陪不是置酒請罪因說失賊之事老頭兒方訴出來道適纔同兩三个鄉里人作伴到此天未明亮因見一

人背馱一大囊行走正闌住盤問不匡他丟下一件包裹多來奪看他乘闕走了誰想一層一層多是破衣敗絮我們被他哄了不拿得他却被這裡人不分皂白混打這番把同伴人驚散便宜那賊骨頭又不知走了多少路了眾人聽見這話大家驚悔隣里聞知某家捉賊錯打了親家公傳為笑話厚來那个毯就是懶龍在衣櫥裡把閒工結成帶在身邊防人尾追把此拋下做緩兵之計的這多是他臨危急智脫身巧妙之處有詩為証
 巧技承蠅與弄丸 當前賣弄許多般

二刻驚奇
雖然賊態何堪述、也要臨時猝智難、

懶龍神偷之名四處布聞、衛中巡捕張指揮訪知、叫巡軍拿去、指揮見了、問道、你是個賊的頭兒麼、懶龍道、小人不會做賊、怎說是賊的頭兒、小人不會有一毫賍私、犯在公庭、亦不會見有竊盜賊駁、扳及小人、小人只爲有些小智巧、與親戚朋友作耍之事、間或有之、爺爺不要見罪、小人或者有時用得小人、着水裡火裡、小人不辭、指揮見他身材小巧、語言爽快、想道、無賍無証、難以罪他、又見說肯出力思量、這樣人有用處、便沒有難爲的意思、正說話間、有個閹門陸

小開將一隻紅嘴綠鸚哥、來獻與指揮、指揮教把鎖鐙、挂在簷下、笑對懶龍道、聞你手段通神、你雖說戲耍無賍、偷人的必也不少、今且權恕你罪、我只要看你手段、你今晚若能偷得我這鸚哥去、明日送來還我、凡事不計較你了、懶龍道、這個不難、容小人出去、明早送來、懶龍叩頭而出、指揮當下分付兩個守夜軍人、小心看守、架上鸚哥、倘有疎失、重加責治、兩個軍人聽命、守宿在簷下、一步不敢走離、雖是眼皮壓將下來、只得勉強支持、一陣盹睡、聞聲驚醒、甚是苦楚、夜已五鼓、懶龍走在指揮書房屋脊上、挖開椽子、

戲得有趣

如羞羊挂

溜將下來，只見衣架上有一件沉香色潞紬披風，几
上有一頂華陽巾，壁上挂一盞小行燈，上寫着蘇州
衛堂四字，懶龍心思有計，登時把衣巾來穿戴了，袖
中拿出火種，吹起燭煤，點了行燈，提在手裡，裝着老
張指揮聲音步履，儀容氣度，無一不像。走到中堂壁
門邊，把門剗然開了，遠遠放住行燈，踱出廊簷下來。
此時月色蒙籠，天光昏慘，兩個軍人大盹小盹，方在
困倦之際，懶龍輕輕別他一下道：天色漸明，不必守
了，出去罷。一頭說，一頭伸手去提了鸚哥鎖，望中
門裡面搖擺了進去，兩個軍人閉眉刷眼，正不耐煩

聽得發放，猶如九重天上的赦書來了，那裡還管甚
麼好歹，一道煙去了。須臾天明，張指揮走將出來，鸚
哥不見，在簷下急喚軍人問他：兩個多不在了，忙教
拏來。軍人還是殘夢未醒，指揮喝道：叫你們看守鸚
哥，鸚哥在那裡？你們到在外邊來。軍人道：五更時，恩
主親自出來，取了鸚哥進去，發放小人們歸去的，怎
麼反問小人要鸚哥？指揮道：胡說，我何曾出來？你們
見鬼了。軍人道：分明是恩主親自出來，我們兩個人
同在那裡，難道一齊眼花了不成？指揮情知魑魅走
到書房，仰見屋椽有孔道：想必在這裡着手去了，正

持疑問外報。懶龍將鸚哥送到。指揮含笑出來問他。何繇偷得出去。懶龍把昨夜着衣戴巾。假裝主人。取進鸚哥之事。說了一遍。指揮驚喜。大加親幸。懶龍也時常有些小奉順。指揮一發心腹相托。懶龍一發安然無事了。普天下巡捕官。偏會養賊。從來如此。有詩為証。

有詩盜之
清者知之

貓鼠何當一處眠。總因有味要垂涎。
繇來捕盜皆為盜。賊黨安能不熾然。

雖如此說。懶龍果然與人作戲的事。躰多。曾有一个博徒。在賭場得了采。背負千錢回家。路上撞見懶龍。

博徒指着錢戲。懶龍道。我今夜把此錢放在枕頭底下。你若取得去。明日我輸與道。若取不去。你請我喫東道。懶龍笑道。使得使得。博徒歸到家中。對妻子說。今日得了采。把錢藏在枕下了。妻子心裡歡喜。殺一隻雞。盪酒共喫。雞喫不完。還剩下一半。收拾在厨中。上床同睡。又說了與懶龍打賭賽之事。夫妻相戒。大家醒覺些个。豈知懶龍此時已在窗下。一一聽得見。他夫婦惺惚。難以下手。心生一計。便走去竈下。拾根麻骨。放在口中。嚼得膈膈有聲。竟似貓兒喫雞之狀。婦人驚起道。還有老大半隻雞。明日好喫一餐。不要

被這亡人拖了去，連忙走下床來，去開厨來看。懶龍閃入天井中，將一塊石頭，拋下井裡，洞的一聲響，博徒聽得驚道：「不要爲這點小小口腹，失脚落在井中了，不是耍處，急出門來看時，懶龍已隱身入房，在枕下挖錢去了。」夫婦兩人黑暗裡叫喚相應，方知無事，挽手歸房，到得床裡，只見枕頭移開，摸那錢時，早已不見。夫妻互相怨悵道：「清清白白兩個人，又不曾睡着，却被他當面作弄了去，也倒好笑。」到得天明，懶龍將錢來還了，來索東道，博徒大笑，就勒下幾百，放在袖裡，與懶龍前到酒店中，買酒請他，兩個飲酒中間，

細說昨日光景，拍掌大笑。酒家翁聽見，來問其故，與他說了，酒家翁道：「一向聞知手段高強，果然如此，指着桌上錫酒壺道：『今夜若能取得此壺去，我明日也輸一個東道。』」懶龍笑道：「這也不難。」酒家翁道：「我不許你毀門壞戶，只在此桌上憑你如何取去。」懶龍道：「使得，使得，起身相別而去。」酒家翁到晚，分付牢關門戶，自家把燈四處照了，料道進來不得，想道：「我停燈在桌上了，拚得坐着，守定這壺，看他那裡下手。」酒家翁果然坐至夜分，絕無影響，意思有些不耐煩了，倦怠起來，瞌睡到了，起初還着實勉強支撐，不過就斜靠

在桌上睡去不覺大鼾。懶龍早已在門外聽得就悄悄的扒上屋脊揭開屋瓦，將一猪脬繫紫在細竹管上。竹管是打通中節的，徐徐放下，插入酒壺口中。酒店裡的壺多是肚寬頸窄的，懶龍在上邊把一口氣從竹管裡吹出去，那猪脬在壺內漲將開來，已滿壺中。懶龍就掐住竹管上眼，便把酒壺提將起來，仍舊蓋好屋瓦不動分毫。酒家翁一覺醒來，桌上燈還未滅，酒壺已失，急起四下看時，窗戶安然毫無漏處，竟不知甚麼神通，攝得去了。又一日，與二三少年同立，在北潼子門酒家，河下船中，有個福建公子，令從人將衣被在船頭上晒曝，錦繡璨爛，觀者無不嘖嘖。內中有一條被，乃是西洋異錦，更爲奇特。衆人見他如此炫耀，戲道：「我們用甚法取了他的？」以搏一笑。總好盡推懶龍道：「此時懶龍不逞技倆，更待何時？」懶龍笑道：「今夜讓我弄了他來，明日大家送還他，要他賞錢。」同諸公取醉，懶龍說罷，先到混堂，把身子洗得潔淨。再來到船邊，看相動靜，守到更點二聲，公子與衆客盡帶酣意，潦倒模糊，打一個混同舖，吹滅了燈，一齊籍地而寢。懶龍倏忽閃爍，已雜入衆客舖內，挨入被中，說着閩中鄉談，故意在被中挨來擠去，衆客睡不

像意口裡和囉埋怨。懶龍也作閩音說睡話。趁着挨
擠雜開中。扯了那條異錦被。捲作一束。就作睡起。要
瀉溺的聲音。公然拽開艙門。走出瀉溺。徑跳上岸去。
了。艙中諸人一些不覺。及到天明。船中不見錦被。滿
艙鬧嚷。公子甚是歎惜。與衆客商量要告官。又不直
得。要住了。又不捨得。只得許下賞錢一千。招人追尋
踪跡。懶龍同了昨日一千人下船中。對公子道。船上
所失錦被。我們已見在一個所在。公子發出賞錢。與
我們弟兄買酒喫。包管尋來奉還。公子立教取出千
錢來。放着。待被到手。即發。懶龍道。可叫管家隨我們
去取。公子分付親隨家人。同了一夥人。走到徽州當
內。認着錦被。正是元物。親隨便問道。這是我船上東
西。爲何在此。當內道。早間一人拿此被來當。我們看
見此錦。不是這裡出的。有些疑心。不肯當錢。與他。那
个人道。你每若放不下時。我去尋個熟人。來保着。秤
銀子去。就是我們說。這個使得。那人一去。竟不來了。
我元道。必是來歷不明的。既是尊舟之物。拏去便了。
等那個來取時。小當還要捉住了他。送到船上來。衆
人將了錦被去。還了公子。就說當中說話。公子道。我
們客邊的人。但得原物不失罷了。還要尋那賊人怎

的、就將出千錢送與懶龍等一夥報事的人、眾人收
受、俱到酒店裡破除了、元來當裡去的人、也是懶龍
央出來、把錦被卸脫在那裡、好來請賞的、如此作戲
之事、不一而足、正是

○臚傳能發塚

○穿窬何足薄

○若託大儒言

○是名善戲謔

懶龍固然好戲、若是他心中不快意的、就連真帶要
必要擾他、有一夥小偷置酒邀懶龍遊虎丘、船經山
塘、暫停米店門口、河下、穿出店中、買柴沽酒、米店中
人嫌他停泊在此、出入攪擾、厲聲推逐、不許繫纜、眾

懶龍必報

偷不平爭嚷、懶龍丟个眼色、道此間不容借走、我們
移船下去些、別尋好上岸處罷了、何必動氣、遂教把
船放開、眾人還忿忿、懶龍道、不須角口、今夜我自
處置他所在、眾人請問、懶龍道、你們去尋一隻站船
來、今夜留一樽酒、一个棹、及煖酒家火、薪炭之類、多
安放船中、我要歸途一路賞月色到天明、你們明日
便知、眼下不要說破、是夜虎丘席罷、眾人散去、懶龍
約他明日早會、止留得一个善飲的為伴、一个會行
船的持篙、下在站船中回來、經過米店河頭、店中已
扇閉得嚴密、其時河中賞月、歸舟吹唱過往的甚多、

米店裡頭人安心熟睡，懶龍把船貼米店板門住下。日間看在眼裡，有米一囤在店角落中，正臨水次近板之處，懶龍袖出小刀，看板上有節處一挖，那塊木節圓圓的落了出來，板上老大一孔，懶龍腰間摸出竹管一個，兩頭削如藕披，將一頭在板孔中，插入米囤，略擺一擺，只見囤內米簌簌的從管裡湧將下來，就如注水一般。懶龍一邊對月舉杯酣呼跳笑，與湧米之聲相雜，來往船上多不知覺。那家子在裡面睡的，一發夢想不到了，看看斗轉參橫，管中沒得湧下，想來囤中已空，看那船艙也滿了，便叫解開船纜，慢

歸財母荷得

慢的放了船去，到一僻處，眾偷皆來，懶龍說與緣故，盡皆撫掌大笑。懶龍拱手道：「聊奉列位眾分，以荅昨夜盛情，竟自一無所取。」那米店直到開囤，纔知其中已空，再不曉得是幾時失去，怎麼樣失了的。蘇州新興百柱帽少年浮浪的，無不戴着裝幌，南園側東道堂白雲房一起道士，多私下置一頂以備出去游耍，好裝俗家。一日夏月天氣，商量游虎丘，已叫下酒船，有個紗王三，乃是王織紗第三個兒子，平日與眾道士相好，常合伴打平火，眾道士嫌他慣討便宜，且又使酒難堪，這番務要瞞着了，他不想紗王三已知道。

紗王三

文字做得
深一步纒
有趣

此事恨那道士不來約他却尋嬾龍商量要怎生敗
他游興嬾龍應允即閃到白雲房將眾道常戴板巾
盡取了來紗王三道何不取了他新帽要他板巾何
用嬾龍道若他失去了新帽明日不來游山了有何
趣味你不要管看我明日消遣他紗王三終是不解
其意只得繇他明日一夥道士輕衫短帽裝束做少
年子弟登舟放浪嬾龍青衣相隨下船蹲坐舵樓眾
道只道是船上人船家又道是跟的侍者各不相疑
開得船時眾道解衣脫帽縱酒歡呼嬾龍看个空處
將幾頂新帽捲在袖裡腰頭摸出昨日所取幾頂板
巾放在其處行到斟酌橋邊攏船近岸嬾龍已望岸

上跳將去了一夥道士正要着衣帽登岸瀟洒尋帽
不見但有常戴的紗羅板巾壓摺整齊安放做一堆
在那裡眾道大嚷道怪哉怪哉我們的帽子多在那
裡去了船家道你們自收拾怎麼問我船不漏針料
沒失處眾道又各處尋了一遍不見踪影問船家道
方纔你船上有个穿青的瘦小漢子走上岸去叫來
問他一聲敢是他見在那裡船家道我船上那有這
人是跟隨你們下來的眾道嚷道我們幾曾有人跟
來這是你串同了白日撞偷了我帽子去了我們帽

子幾兩一頂結的，決不與你干休，扭住船家不放，船家不伏，大聲嚷亂，岸上聚起無數人來，蜂擁爭看，人叢中走出一個少年子弟，撲的跳下船來，道：爲甚麼喧鬧？衆道與船家各各告訴一番，衆道認得那人道：是決幫他的，不匡那人正色起來，反責衆道道：列位多是羽流，自然只戴板巾上船，今板巾多在那里，再有甚麼百姓帽，分明是誣詐船家了，看的人聽見，總曉得是一夥道士，板巾見在反要詐船上賠帽子，發起喊來，就有那地方游手好閑幾個攬事的光棍，來出尖，伸拳擄手道：果是賊道無理，我們打他一頓，拏

來送官，那人在船裡搖手指住道：不要動手，不要動手，等他們去了罷，那人忙跳上岸，衆道怕惹出是非來，叫快開了船，一來沒了帽子，二來被人看破，裝幌不得了，不好登山，快快而回，枉費了一番東道，落得掃興，你道跳下船來這人是誰，正是紗王三，懶龍把板中換了帽子，知會了他，趁擾攘之際，特來証實道：士本相掃他這一場，道士回去，還纏住船家不歇，紗王三叫人將幾頂帽子送將來，還他，上覆道：已後做東道，要灑浪那帽子時，千萬通知一聲，衆道總曉得是紗王三要他，又曾聞懶龍之名，曉得紗王三平日

可以垂淚

與他來往，多是懶龍的做作了。其時隣境無錫，有个知縣貪婪異常，穢聲狼籍。有人來對懶龍道：無錫縣官衙中金寶山積，無非是不義之財，何不去取他些來，分惠貧人也好。懶龍聽在肚裡，即往無錫地方，晚間潛入官舍中，觀看動靜。那衙裡果然富貴，但見連箱綿綺，累架珍奇，元寶不用紙包，疊成行列。器皿半非陶就，擺滿金銀。大象口中，牙蝨婢將來，揭火犀牛頭上角，小兒拿去盛湯，不知夏楚追呼，拆了人家幾多骨肉，更兼苞苴混濫，捲了地方到處皮毛費盡心，要傳家裡子孫，覷着面且認民之父

母

警德事

懶龍看不盡許多奢華，想道：重門深鎖，外邊擲鈴之聲不絕，難以多取。看見一个小匣，十分沈重，料必是精金白銀，溜在身邊。心裡想道：官府衙中之物，省得明日胡猜亂猜，屈了無干的人。摸出筆來，在他箱架邊牆上，画着一枝梅花。然後輕輕的從屋簷下望衙後出去了。過了兩三日，知縣簡點宦囊，不見一个專放金子的小匣兒，約有二百餘兩金子在內，價值一千多兩銀子。各處尋看，只見傍邊画着一枝梅墨跡。尚新知縣喫驚道：這分明不是我衙裡人了。臥房中

誰人來得，却又從容畫梅爲記，此不是個尋常之盜，必要查他出來，遂喚取一班眼明手快的應捕，進衙來看賊跡，衆應捕見了壁上之畫，喫驚道：「覆官人，這賊小的們曉得了，却是拏不得的。」此乃蘇州城中神偷，名曰懶龍，身到之處，必寫一枝梅在失主家爲認號，其人非比等閒手段，出有人無，更兼義氣過人，死黨極多，尋他要緊，怕生出別事來，失去金銀，還是小事，不如放捨罷了，不可輕易惹他。知縣大怒道：「你看這班奴才，既曉得了這人名字，豈有拿不得的？你們專慣與賊通同，故意把這等話黨庇他，多打一頓大

板縛好，今要你們拏賊，且寄下在那裡，十日之內，不拏來見我，多是一個死應捕，不敢回答。知縣即喚書房寫下捕盜批文，差下捕頭兩人，又寫下關子，關會長吳二縣，必要拿那懶龍到官，應捕無奈，只得到蘇州來走一遭，正進閭門，看見懶龍立在門口，應捕把他肩甲拍一拍道：「老龍，你取了我家官人東西罷了，賣弄甚麼手段，畫着梅花，今立限與我們，必要拿你到官，却是如何？」懶龍不慌不忙道：「不勞二位費心，且到店中坐坐，細講。」懶龍拉了兩個應捕，一同到店裡來，占副座頭喫酒。懶龍道：「我與兩位商量，你家縣主

果然要得我緊，怎麼好累得兩位，只要從容一日，待我送個信與他，等他自然收了牌票，不敢問兩位要，我何如？應捕道：「這個雖好，只是你取得他的忒多了。」他說多是金子，怎麼肯住手？我們不同得你去，必要爲你受虧了。懶龍道：「就是要我去，我的金子也沒有了。」應捕道：「在那里了？」懶龍道：「當下就與兩位分了。」應捕道：「老龍不要取笑，這樣話當官不是耍處。」懶龍道：「我平時不會說誑語，原不取笑。」兩位到宅上去，一看便見扯着兩個人耳朵說道：「只在家裡瓦溝中去尋，就有。」應捕曉得他手段，付道：「萬一當官，這樣說起來。」

真个有賊在我家裡，豈不反受他累？遂商量道：「我們不敢要老龍去了，而今老龍待怎麼分付？」懶龍道：「兩位請先到家，我當隨至。」包管知縣官人不敢提起，決不相累就罷了。腰間摸出一包金子，約有二兩重，送與兩人道：「權當盤費。」從來說公人見錢如蒼蠅見血，兩個應捕看見赤艷艷的黃金，怎不動火？笑欣欣接受了，就想此金子未必不就是本縣之物，一發不敢要他同去了。兩下別過，懶龍連夜起身，早到無錫，晚來已閃入縣令衙中。縣官有大小孺人，這晚在大孺人房中宿歇，小孺人獨自在帳中。懶龍揭起帳來，伸

作用皆靈

手進去一摸摸着頂上青絲髻真如盤龍一般。懶龍將剪子輕輕剪下，再去尋着印箱將來撬開，把一盤髮髻擡在箱內，仍與他關好了。又在壁上画下一枝梅，別樣不動分毫，輕身脫走。次日小孺人起來，忽然頭髮紛披，覺得異樣，將手一摸頂髻俱無，大叫起來。合衙驚怪，多跑將來問緣故。小孺人哭道：誰人使促必疑搯把我的頭髮剪去了。忙報知縣來看，知縣見帳裡坐着一個頭陀，不知那裡作怪起，想着平日綠雲委地，好不可愛，今却如此模樣，心裡又痛又驚，道：前番金子失去，尚在嚴提未到，今番又有友人進衙了，別

件猶可，縣印要緊，亟取印箱來看看，見封皮完好，鎖鑰俱在，隨即開來看時，印章在上格不動，心裡畧放寬些，又見有頭髮纏繞，撥起上格，底下一堆髻髮散在箱裡，再簡點別件，不動分毫。又見壁上画着一枝梅，連前奏做一對了，知縣嚇得目睜口呆，道：元來又是前番這人，見我追得急了，他弄這神通出來，報信與我剪去頭髮，分明說可以割得頭去，放在印箱裡，分明說可以盜得印去，這賊直如此利害。前日應捕們勸我，不要惹他，元來果是這等，若不住手，必遭大害。金子是小事，拚得再做幾個富戶，不着便好補填。

美政可想

了、不要追究的是、連忙掣籤去喚前日差往蘇州下、關文的應捕來銷牌、兩個應捕自那日與嬾龍別後、來到家中、依他說話、各自家裡屋瓦中尋、果然各有一包金子、上寫着日月封記、正是前日縣間失賊的日子、不知嬾龍幾時送來藏下的、應捕老大心驚、噙着指頭道、早是不拏他來見官、他一口招出、搜了脏去、渾身口洗不清、只是而今怎生回得官人的話、叫了夥計、正自商量躊躇、忽見縣裡差籤來到、只道是拏違限的、心裡慌張、誰知却是來叫銷牌的、應捕問其緣故、來差把衙中之事、一一說了道、官人此時好

不驚怕、還敢拏人、應捕方知嬾龍果不失信、已到這裡、弄了神通去了、委實好手段、嘉靖末年、吳江一個知縣、治行貪穢、心術狡狠、忽差心腹公人、賞了聘禮、到蘇城求訪嬾龍、要他到縣相見、嬾龍應聘而來、見了知縣、稟道、不知相公呼喚小人那廂使用、知縣道、一向聞得你名、有一機密事、要你做去、嬾龍道、小人是市井無賴、既蒙相公青目、要幹何事、小人水火不避、知縣屏退左右、密與嬾龍商量道、耐耐巡按御史、到我縣中、只管來尋我的、不是我要你去察院衙裡、偷了他印信出來、處置他不得做官了、方快我心、你

成了事我與你百金之賞。嬾龍道：「官取手到拏來，不負台旨，果然去了半夜，把一顆察院印信弄將出來，雙手遞與知縣。知縣大喜道：「果然妙手，雖紅線盜金盆，不過如此神通罷了。」急取百金賞了嬾龍，分付他快些出境，不要留在地方。嬾龍道：「多謝相公厚賜，只是相公要此印怎麼？」知縣笑道：「此印已在我手，料他奈何我不得了。」嬾龍道：「小人蒙相公厚德，有句忠言要說。知縣道：「怎麼？」嬾龍道：「小人躲在察院梁上半夜偷看巡按爺燭下批詳文書，運筆如飛，處置極當。這人敏捷聰察，瞞他不過的。相公明日不如竟將印信

交具知人
之鑒

送還，只說是夜巡所獲賊已逃去。御史爺縱然不能無疑，却是又感又怕，自然不敢與相公異同了。縣令道：「還了他的，却不依舊讓他行事去，豈有此理？你自走你的路，不要管我。」嬾龍不敢再言，潛蹤去了。却說明日察院在私衙中開印來用，只剽得空匣，叫內班人等遍處尋覓，不見蹤跡。察院心裡道：「再沒處去，那個知縣曉得我有些不像意他，此間是他地方，奸細必多，叫人來設法過了，我自有的處分付眾人，不得把這事漏洩出去，仍把印匣封鎖如常，推說有病不開門坐堂。」一應文移權發巡捕官收貯，一連幾日，知縣

曉得這是他心病發了，暗暗笑着，却不得不去問安。察院見傳報知縣來到，即開小門請進，直請到內衙牀前，歡然談笑，說着民風上俗，錢糧政務，無一不剖膽傾心，津津不已。一茶未了，又是一茶，知縣見察院如此肝鬲相待，反覺踟躕不曉，是甚麼緣故。正絮話間，忽報廚房發火，內班門阜厨役紛紛趕進，只叫燒將來了。爺爺快走，察院變色，急走起來，手取封好的印匣，親付與知縣道：「煩賢令與我護持了去，收在縣庫，就撥人夫快來救火。」知縣慌忙失錯，又不好推得，只得抱了空匣出來。此時地方水夫俱集，把火救

滅，只燒得廚房兩間，公廨無事。察院分付把門關了，這個計較，乃是失印之後，察院預先分付下的。知縣回去思量道：「他把這空匣交在我手，若仍舊如此送還他，開來不見印信，我這干係，須推不去。展轉無計，只得潤開封皮，把前日所偷之印，仍放匣中，封鎖如舊。明日升堂，抱匣送還，察院就留住知縣當堂開驗印信。印了許多前日未發放的公文，就于是日發牌起馬，離却吳江，却把此話告訴了巡撫都堂，兩個會同，把這知縣不法之事，參奏一本，論了他去。知縣臨去時，對衙門人道：「懶龍這人，是有見識的，我悔不用。」

其言以至於此，正是

枉使心机。

自作之孽。

無梁不成。

反輸一帖。

懶龍名既流傳太廣，未免別處賊情，也有疑猜着他的。時時有些株連着身上，適遇蘇州府庫失去元寶，十來錠做公的私自議論道：這失去得沒影響，莫非是懶龍。懶龍却其實不會偷，見人錯疑了他，反要打聽明白此事，他心疑是庫吏知情，夜藏府中公廨黑處，走到庫吏房中靜聽，忽聽庫吏對其妻道：吾取了庫銀，外人多疑心懶龍，我落得造化了，却是懶龍怎

肯應承，我明日把他一生做賊的事跡纂成一本，送與府主，不怕不拿他來做頂缸。懶龍聽見心裡思量道：不好不好，本是與我無干，今庫吏自盜，他要卸罪官面前暗栽着我，官吏一心，我又不是沒一點黑跡的，怎辨得明白，不如逃去了，爲上着免受無端的拷打，連夜起身竟走南京，詐粧了雙盲的，在街上賣卦。蘇州府太倉夷亭有个張小舍，是个有名極會識賊的魁首，偶到南京街上撞見了道，這盲子來得蹊蹺，仔細一相認得是懶龍詐粧的，一把扯住，引他到僻靜處，道你偷了庫中元寶，官府正在追捕，你却遁來

這裡粧此模樣躲閃麼，你怎生瞞得我這雙眼。過懶龍挽了小舍的手道：你是曉得我的，該替我分割這件事，怎麼也如此說。那庫裡銀子，是庫吏自盜了，我會聽得他夫妻二人床中私語，甚是的確。他商量要推在我身上，暗在官府處下手，我恐怕官府信他說話，故逃亡至此。你若到官府處，把此事首明，不但得了府中賞錢，亦且辨明了我事，我自當有薄意孝敬你。今不要在此處破我的道路，小舍原受府委要訪這事的，今得此的信，遂放了懶龍，走回蘇州出首。果然在庫吏處一追，便見與懶龍並無干涉。張小舍首

盜得實受了官賞，過了幾時，又到南京撞見懶龍，仍粧着盲子在街上行走。小舍故意撞他一肩道：你蘇州事已明，前日說話的怎麼忘了。懶龍道：我不曾忘，你到家裡灰堆中去看，便曉得我的薄意了。小舍欣然道：老龍自來不掉謊的，別了回去。到得家裡，便到灰中一尋，果然一包金銀，全怕、哉、着白晃晃一把快刀，埋在灰裡。小舍伸舌道：這個狠賊，他怕我只管纏他，故雖把東西謝我，却又把刀來嚇我。不知幾時放下的，真是神手段。我而今也不敢再惹他了。懶龍自小舍第二番遇見，回他蘇州事明，曉得無碍了，恐怕終久

有人算他此後收拾起手段再不試用實實賣卜度日棲遲長干寺中數年竟得善終雖然做了一世劇賊並不曾犯官刑刺臂字至今蘇州人還說他狡獪要咲事跡不盡似這等人也算做穿窬小人中大狹了反比那面是背非臨財苟得見利忘義一班峩冠博帶的不同况兼這番神技若用去偷營劫寨為間作謀那里不幹些事業可惜太平之世守文之時只好小用伎倆供人話柄而已正是

世上于今半是君 依然說得未均勻
懶龍事蹟從頭看 豈必穿窬是小人

卷終

宋公明鬧元宵雜劇目錄

第一折

提綱

第二折

破燈

第三折

訊燈

第四折

詞忤

第五折

鬧元宵雜劇

目錄

消夜

闖禁

第六折

折柳

第七折

賜環

第八折

俠遊

第九折

鬧燈

宋公明開元宵雜劇

貴耳集

甕天勝語

紀事

即空觀

填詞

第一折

提綱 未上

青玉案東風未放花千樹。早吹隕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靨盈盈暗香去。眾裏尋香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

李師師手破新橙 周待制慘賦離情

小旋風簪花禁苑 及時雨元夜觀燈

第二折 破橙 生扮周美成上 用支思韻

不中二字
俱作平

仙呂引子紫蘇丸窮秀才學問不中使是門庭那堪投止
甚因緣得逗女嬌姿揔君王禁不住相思死

憶秦娥香馥馥樽前有個人如玉人如玉翠翹金
鳳內家裝束○嬌羞愛把眉兒蹙逢人只唱相思
曲相思曲一聲聲是怨紅愁綠自家周邦彥字美
成錢塘人氏才學擬揚雲曾獻汴都之賦風流欺
柳七同傳樂府之名典冊高文不曉是翰墨林中
大手淫詞艷曲多認做繁華隊裏當家只得混俗
和光偷閒寄傲見作開封監稅權為吏隱金門此

間有箇上廳行首李師師乃是當今道君皇帝所
幸此女風情不凡委是烟花魁首亦且善能賞鑒
鍾愛文人小生蒙彼不棄忝在相知今日天氣寒
冷料想官家不出來了不免步至他家取醉一回
則個行介

仙呂過曲醉扶歸他九重兀自關情事我三生結下小緣
兒兩字溫柔是證明師儘樹起鶯花幟任奇葩開煖
向南枝這芳香自惹蜂蝶恣旦扮李師師上

前腔舞裙歌扇烟花市便珠宮蓋殿有甚參差誰許
輕來觀呆愚須不是閒嗒址花衢衢排下箇海神祠

破題兒先把君王試。

奴家李師師是也。誰人在客堂中。上前看去。相見

介呀元來是周官人。甚風吹得到此。生小生心緒

無聊。願與賢卿一談。想今日天氣嚴寒。官家不出。

故爾造訪。旦既如此。小妹煖酒。與官人敵寒清話。

丫鬟取酒過來。丑扮丫鬟持酒上。有酒。旦送介。

桂枝香高賢來至。撩人清思。俺這家門戶呵。假饒終

日喧闐。只算做黃昏獨自。論知心有幾。論知心有幾

多情相視。甘當陪侍。合意孜孜。最是疼人處。吹燈帶

笑時。生

前腔迂疎寒士。饒窮酸子。謝娘行思底種情。早賞識

胸中奇字。論知音有幾。論知音有幾。這般憐才誰似。

辦取志誠無二。合前小生扮宋道尹。道服帶二內侍

上

賺美玉於斯。微服潛行有所之。風流事誰言王者必

無私。內侍喝駕到。生旦慌介。旦忙趨俟。生書生俏膽

無雙翅。躲床下介且向床陰作伏雌。小生聽宣示。從

容祇對無遷次。旦拜介。妾當萬死。妾當萬死。

小生賜卿平身。旦願官家萬歲。小生愛卿坐了講

話。旦謝恩介。聖駕光臨。龍體勞頓。臣妾敢奉卮酒

上壽。內作樂旦送酒介小生 朕有新物，可以下酒。

袖出橙介旦 芳香酷烈，此地所未有也。小生 此江

南初進到，與卿同之。旦容臣妾手破，以刀作羹，配

鹽下酒。小生進酒介

棹角兒序。這新橙芳香正滋，驛傳來江南初至，須不

是一騎紅塵也。煩着幾多星使，試看他下并刀。醮吳

鹽勝金釐，同玉贈。手似凝脂。吹笙合唱寒威方肆，獸

煙裊絲，笑欣欣，調笙坐對，醉眼迷暎。

小生酒興已闌，朕將還宮矣。旦臣妾有一言，向官

家敢道麼。小生恕卿無罪。旦附耳作低唱

前腔問今宵誰行侍私。小生笑介不要管他。旦這些

時猶煩唇齒聽嚴城鼓，已三過六街中，少人行止，試

看他露霜濃，驕馬滑到不如休回去，着甚嗟咨。合前

小生愛卿愛朕，言之有理，傳與內侍，明早還宮。樓

旦肩介

尾聲留儂此處歡情恣，抵多少昭陽殿裡夢迴時。合

怎知道行雨行雲在別一司。全下

生作床下出介奇哉奇哉，嚇殺我也，僥倖殺我也。

你看他剖橙而食，促膝而談，欲去欲留，相調相謔。

若有史官在傍，也該載入起居注了。小臣何緣得

以親見親聞不免將一時光景作一新詞以記其
事。詞寄少年遊念介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
新橙。錦幄初溫。獸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
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
少人行。詞已寫完。明日與師師看了。以博一笑。
皂羅袍。偶到陽臺左次。遇東皇雨露。正酒旁枝。新橙
剖出傲霜姿。玉笙按就纖纖指。低聲厮譚。含嬌帶喘。
不如休去。殷勤致辭。怕官家不押箇鴛鴦字。

未許流鶯過院墻

天家於此賦高唐

大鵬飛在梧桐上

自有傍人說短長

第三折

訊燈

外扮宋公明領從人上
用江陽韻

中呂粉蝶兒引子四海無人。誰知俺滿懷忠壯。這些時且
自埋藏。借山東煙水寨。三關興旺。問誰當。這橫行一
時無兩。

一水窪中能出令。萬山深處自鳴金。包身義膽奇
男子。也自稱名在祿林。我乃山東宋江。表字公明。
現為梁山寨主。替天行道。人多稱我為及時雨。目
下天氣嚴寒。不知山下有甚事體。且待眾兄弟到
來。試問則箇衆扮梁山泊好漢淨扮李逵照常上
場詩通姓名相見介外眾兄弟山下有甚事來。像

啟哥哥得知。朱貴酒店裡。拿得一班萊州府燈匠。往東京進燈的。未敢擅便。押在關前聽令。外休得要驚嚇他。押上堂來我問咱。衆得令。雜扮燈匠挑

燈上朝為田舍郎。獻燈忠義堂。寨主本無種。男兒當自強。衆燈匠當面。外

中品尾犯序。率土戴君王。豈是吾儕。不曉倫常。諂佞盈朝。致問閭。盡荒燈匠。無非是繁華景物。纔顯出精工伎倆。爭知道。脂膏盡處。黃雀覩螳螂。雜叩頭介

前腔頭換。應當燈舖乃官行。里甲排門。痛比錢糧。今年官家大張燈火。慶賞元宵。着落本州解造五架好燈。

這燈呵。妙手雕鏤。號玲瓏玉光。外我多取了你的。你待如何。雜驚惶。若還是山中盡取。難銷破京師業帳。作悲介從何處。重尋兒女。更一度哭爹娘。

外聽之可傷。我逗你要來。若取了你的。恐怕你喫苦。不當穩便。只取你小的一架。值多少價錢。雜本錢二十兩。大王跟前。不敢說價。外就與你二十兩。其餘的你們自解官。雜多謝大王。雙手劈開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門。下外衆兄弟。據燈匠所言。京

師十分好燈。我欲往看一遭。前腔頭換。京華靡麗鄉。少長山東。未得徜徉。改換規模。

到天邊日旁（原）斟量若還遇風波競險須難免干戈
鬧嚷分明是龍居淺地索是要隄防。

（外）我日間只在客店裡藏身。夜晚入城看燈。不足
為慮。且聽我分撥。我與柴進戴宗燕青一路。史進
與穆弘一路。魯智深與武松一路。朱仝與劉唐一
路。只此四路人。暗地相隨。緩急策應。其餘兄弟。盡
數在家守寨。（淨李逵云）說東京好燈。我也要去走
一遭。（外）你如何去得。（淨）我如何去不得。（外）你生性
不善。面龐醜惡。（淨）幾曾見我那里嚇殺了别人家
大的小的。若不帶我去。我獨自一箇。先趕到東京

殺他一場。大家看不安穩。（外）既然要去。只打扮做
伴當。跟隨着我。不許惹事便了。

（前腔）王都本上邦。須勝似軍州。馬壯人強。此去私游
要行踪。歛藏。衆須仗一隊隊分行佈。擺一
步步回頭。顧望從今日。長安夢裡攪起是非場。

（外）明日黃道吉日。就此起行。（衆）得令。

且解征袍脫茜巾。洛陽如錦舊知聞。

相逢何用通名姓。世上于今半是君。（衆調陣下）

第四折 詞件 旦扮李師師上 用唐青韵

南呂過曲一江風是生來落得排場勝。那箇曾紅定。但相

逢便有姻緣。暮雨朝雲。暫主巫山令。嫦娥不恁撐。君王取次行。是風流占盡無餘剩。

妾身李師師。前日正與周美成飲笑。恰遇官家到來。倉忙避在床下。後來官家語言動止。盡爲美成所見。美成填作一詞。眼前說話。盡作詞中佳料。似此才人。真堪愛敬。今日無事在此。且把此詞展玩一遍。則個。小生道服扮道君上

前腔。離宮闈喜踏閒花徑。種下風流性。但相從。可意冤家。別樣溫柔。反似多。後倖。知他是怎生。拚傾若個城。任朝端絮不了窮三聖。

已到師師家了。師師那裡。目迎駕介臣妾候迎聖

駕。願官家萬歲。小生賜卿平身。愛卿。朕因元宵將

近。暫息萬機。乘此清閒。訪卿夜話。目臣妾潔除几

席。專候駕臨。小生看案上介愛卿在此看些甚麼。

見詞介元來是一首詞。念前詞介此乃前日與卿

晚夕的光景。何人彙括入詞。目不敢隱瞞。實出周

邦彥之筆。小生周邦彥爲何知得這等親切。似目

見耳聞的一般。目臣妾萬死。前日偶與周邦彥在

此閒話。適遇駕到。邦彥無處躲避。竄伏床下。故彼

時官家與臣妾舉動言語。悉被窺見。作此詞以紀

其事。〔小生怒介〕輕薄如此。可恨可恨。

鎖寒窓是何方劣相酸下。混入花叢舉止輕。看論黃
數黑画影描形。機關逗處唇鎗厮逞。怎當他風狂行
徑。〔合〕思量直恁不相應。便早遣離神京。

〔旦跪介〕邦彥之罪。皆臣妾之罪也。望天恩寬宥。〔起〕

〔介〕

前腔念他們白面書生。得見天顏喜倍增。任一時風
欠寫就新聲。知他那是違條干。令總歌謳太平時。境
〔合〕思量有恁不相應。便早遣離神京。

〔小生〕這個斷難饒他。明日分付開封府。逐他出城

便了。

〔旦〕一曲新詞話不投。〔小生〕明朝謫遣向邊州

〔合〕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第五折 闖禁 未儒巾扮柴進貼 用齊微韵

〔末〕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則俺是梁山泊上第

十位頭領小旋風柴進。這箇兄弟是第三十六位
頭領浪子燕青。隨俺哥哥宋公明下山。到東京看
燈。哥哥在城外住下。俺和這箇兄弟。先進城來探
聽光景。做一番細作。早已入城來了也。

〔非〕正宮端正好。却離了水雲鄉。早來到繁華地。路傍

人不索猜疑。滿朝中不及俺那山間位。衙一味懷忠義。

貼哥哥。來到東華門外。你看街上的人。好不多也。
末

滾綉毬。景色奇。士女齊滿街衢。遊人如蟻。大多來肉眼。愚眉。手指介兄弟。你看那戴翠花。着錦衣。一班兒

紛紛濟濟。走將來。別是容儀。多管是堂中珠履三千客。須不似山上兜鍪八面威。煞有蹺蹊。

兄弟。俺到酒坊中坐下。你去看那錦衣花帽的。與我賺將一箇來者。貼理會得。丑扮王班直上。花有

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俺乃穿宮班直老王的便是。方纔宮中承應出來。且到街上走一走。貼迎揖介

觀察。小人聲喏。丑作不認介。你是何人。咱不認得。

貼小人的東人。和觀察是舊交。特使小人來相請。

觀察莫不姓張。丑俺自姓王。貼小人貪慌失錯了。

正是叫小人請王觀察。丑你主人是誰。貼觀察同

小人去。見面就曉得。丑而今在那里。貼在這閣兒

裡。走到介對末云。請到王觀察來了。末迎介

倘秀才見說着良朋遇值。揖介忙舉手當前拜禮。丑

還禮介。在下眼拙。失忘了足下。願求大名。末笑介。俺

是恁二十年前一舊知。這些時離別久。往來稀。今朝
廝會。

丑想介其實一時想不起。末小第且不說等兄長

再想。想不出時。只是罰酒。雜送酒肴上末送酒介

滾綉毬。俺這里殷勤待舉觴。尊兄且莫推。誰教你貴

人忘記。辭不得罰盞淋漓。丑在下喫不得急酒。醉了

須悞了點名。末正要問兄長。頭上爲何戴這朶翠花。

丑官家慶賞元宵。我們左右內外。共有二十四班。每

班二百四十人。通共五千七百六十人。每人皆賜衣

襖一領。翠葉金花一枝。上有小小金牌一箇。鑿着與

民同樂四字。因此每日在這里點視。如有宮花錦襖。

便能勾入內裡去。末小第却不省得。元來是打扮喬。

入內直。便飲一醉不妨。總無過隨行逐隊。料非關違

悞了軍機。小的每錠一杯熱酒來。奉敬兄長者。貼取

酒下藥介末奉酒介兄長飲此一杯。小第敢告姓名。

丑在下實想不起。願求大名。末灌酒介丑飲介末你

早忘眼底人千里。且盡尊前酒一杯。則交我含笑微

微。

丑作醉倒介末早已麻倒了也。且脫他錦衣花帽

下來。待俺穿戴了。克做入直的。到內裡看一遭去。

〔換衣帽介〕

兄弟你扶他去床上睡着。酒保來問時。

只說這觀察醉了。那官人出去未回。好生支吾者。

〔貼〕不必分付。自有道理。〔我丑下〕〔末〕俺如此服色進

內去。料沒擋闌也呵。〔行介〕

倘秀才本是箇水滸中魔君下世。權做了皇城内當

筵傀儡。抵多少壯士還家盡錦衣。從此去。到宮闈。沒

些兒迴避。

呀。你看禁門上竝無阻碍。一直到了紫宸殿。殿門

上多有金鎖鎖着。進去不得。且轉過焮暉殿。殿旁

有路。轉將入去。元來又是一箇偏殿。牌上金書睿

思殿三字。側首一扇硃紅桶子。且喜開着。不免閃

將入去。

〔滾綉毬〕幸逢着殿宇開。闖入箇錦繡堆。耀人睛簾垂

翡翠。看不迭案滿珠璣。則見架上籤。盡典籍。奚超墨

龍文象筆。薛濤箋子石端溪。御屏上山河一統皆圖

畫。比及俺水泊三關也在範圍。這的是帝主宏規。

轉過御屏後邊。元來這是素面。却有幾箇大字在

上。待我看者。〔念介〕山東宋江。淮西王慶。河北田虎。

江南方臘。呀。好不利害也。

叨叨令御屏上寫得淋淋侵侵地。多是一些綠林中一

派參參差差諱。列兩行墨印分。分明明配。俺哥哥早
占了高高強強位。〔援刀介〕俺待取下來也麼哥。俺待
取下來也麼哥。〔作挖下走介〕急抽身且自慌慌忙忙
退。

已把四字挖下。急走出殿門回去者。

滾綉毬。這事兒好駭驚。這事兒忒罕希。到那帝王家

一同兒戲。俏一似出函關夜度鳴雞。〔貼上接介〕哥哥

來了也。看得如何。〔末〕且禁聲。莫笑嘻嘻。幹着的一樁機

密。免教他姓字高題。〔將字與貼看介〕略施萬丈深潭

計。已在驪龍頰下歸。落得便宜。

〔貼〕請問哥哥。這是甚麼意思。〔末〕此處耳目較近。不

便細說。到下處見了大哥。自知明白。且脫下衣帽

咱。〔換衣帽介〕〔貼〕這人還未醒。把衣服交與店家罷。

〔叫介〕酒保。〔酒保上〕官人有何分付。〔末〕俺和這王觀

察是兄弟。恰纔他醉了。俺替他去內裡點名了回

來。他還未醒。俺却在城外住。恐怕誤了城門。剩下

的酒錢。多賞了你。他的服色號衣多在這里。你等

他醒來。交付還他。俺們自去了。〔酒保〕官人但請放

心。男女自會伏侍。〔笑介〕這樣好主顧。剩錢多賞了

我。明日再來下顧。一下顧。若要號衣用時。我在戲

房中借一付與你。下未

尾聲俺入宮的。宿冥冥已將望帝春心透。那醉酒的
黑魃魃兀自莊周曉夢迷。却不道他是何人我是誰。
借得宮花壓帽低。天子門庭去復回。御墨鮮妍滿袖
攜。少不得驚動官家心下疑。索盡宮中甚處追。空對
屏兒三嘆息。怎知俺小旋風爺爺親身來看過了你。

旋去聲

全下丑吊場上

一覺好睡也。酒保方才請我的官

人那裡去了。內應他見你醉了。替你去點了名回

來。你還未醒。恐怕誤了城門。他出城去了。留下號

衣在此還你。丑好沒來繇。又不知姓張姓李。說是

我的故人。請我喫得酪酏。敢是拐我當酒喫的。酒

保。他會鈔過不曾。內會鈔過了。丑奇怪。酒錢又不

欠。衣服又在此。他拐我甚麼。我不是落得喫的了。

看來我是箇刷子。他也是箇痴人。詩云有人請喫

酒。問着不開口。灌我醺醺醉。他自往外走。這樣好

主人。十番撞着九。好造化。好造化。笑下

第六折

折柳

生扮周美成上

用先五韵

雙調搗練子引子愁脉脉。意懸懸。奪去微官不值的錢。只

恨元宵將近矣。嫦娥從此隔天邊。

桃溪不作從容住。秋藕絕來無續處。人如風後入

江雲情似雨餘粘地絮。下官周美成。只因今上微
行妓館。偶得竊窺度一新詞。致觸聖怒。宣示蔡京
丞相着落開封府。要按發我課稅不登。府尹說。惟
有此官課額增羨。蔡京道。聖意如此。只索遷就屈
坐。劾上一本。隨傳聖旨。周邦彥職事廢弛。日下押
出國門。好不冤枉也。我想一官甚輕。不做也罷。只
是元宵在卽。良辰美景。萬民同樂。獨我一人不得
與觀。這也猶可。怎生撇得下心上李師師呵。他着
人來說。要到十里長亭。送我起程。敢待來也。旦上

海棠春 何處是離筵。舉步心如箭。

呀。美成已在此了。

相見介

旦官人。風波忽起。離別

須臾。無限衷情。特來面語。

生

賢卿遠至。足感深情。

只是我事出無端。非意所料。這分別好難割捨呵。

旦

小妹聊具一杯。與君話別。

生

生受你。想小生呵。

仙呂人雙調過曲

園林好。書生命隨方。受遭書生。態無人見。

憐投至得娘行。繼繼後。俸煞竝香肩。平白地降災愆。

旦前腔。遇君王承恩最偏。遇多才鍾情更專。強消受皇

躬垂眷。一謎裡慕英賢。怎知道事相牽。生想那日呵。

江兒水。寒夜挑燈話。爐中火正燃。君王驀地來游宴。

躲避慌忙身還顫。眼睜睜饒口涎空。剗地芳心思展。合一曲新詞。到做了陽關三轉。旦

前腔當日心中事。君前不敢言。誰知慙地能顏變。判案些時無情面。笑啼兩下恩成怨。教我如何過遣。合

前生

五供養窮神活現。一箇新燈。剖出冤纏。開封遵聖意。不論羨餘錢。官評坐貶。端只爲床頭銓選。一霎分離去。怎俄延。合何日歸來舊家庭院。旦

前腔君王不辨。掃煞風光。當甚傳宣。知心從避地。無計可回天。奴身命蹇。禁不住淚痕如線。愁看元宵月。

兩地自爲圓。合前

旦君家以詞得名。以詞得罪。今日之別。豈可無詞。

生小生試吟一首。以紀折柳之情。詞寄蘭陵王念

介柳陰直。煙裡絲絲弄碧。隨堤上。曾見幾番。拂水

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惜京華倦客。長亭路

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聞尋舊蹤跡。又酒

盡哀弦。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

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悽惻

恨堆積。漸別浦縈回。津候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

念月榭携手。露橋吹笛。沈思前事。似夢裡。淚暗滴。

詞元寄雜劇

尚友堂

婉音死

玉交枝題詞一遍謝承他舉賢薦賢而今再把詞來
顯真箇是舊病難痊鴛鴦折開爲短篇長吟只怕還
重譴合拚今宵孤身自眠又何妨重重寫怨旦
前腔心中生羨看詞章風流似前雖經折挫留餘喘
尚兀自揮灑聯翩本是連枝竝頭鐵石堅到做了伯
勞東去西飛燕合前
生俺和你就此拜別拜介生
川撥棹辭卿面記平時相燕婉再不能整宿停眠再
不能整宿停眠立斯須三生有緣合怎教人着去鞭
任從他足不前旦

前腔換頭訴不了離愁只自煎搵不了啼粧只自溼從
此去度日如年從此去度日如年願君家長途保全

合前生

尾聲臨行執手還相戀歸向君王一句言道床下人
兒今去的遠

一番清話又成空 滿紙離愁曲未終

情到不堪回首處 一齊分付與東風

第七折 賜環 貼扮燕青上 用齊微入 聲前

商調引子 遠地游來游上國到處無人識何章臺尋消問
息

開元寄雜劇

七

尚友堂

白雲本是無心物。又被清風引出來。俺浪子燕青
前日隨着柴大官人進城探路。被柴大官人計入
禁苑。挖出御屏上四字。俺宋公明哥哥。曉得官家
時刻不忘。思量尋箇關節。討箇招安。那角妓李師
師。與官家打得最熟。今欲到他家飲一巡兒酒。看
取機會。着我先去送贄見之禮。來到此間。不免扯
箇謊哄他。裡面有人麼。〔丑扮媽媽上〕談笑有鴻儒。
往來無白丁。是那箇。〔貼拜介〕是我。〔丑〕小哥高姓。〔貼〕
老娘忘了。小人是張乙兒的子張閒。便是。從小在
外。今日方歸。老娘怎不認得了。〔丑想介〕你不是太

平橋下的小張閒麼。〔貼〕正是。〔丑〕你那里去了。許多
時不見。〔貼〕小人一向不在家。不得來看老娘。如今
伏侍箇山東梁客人。是燕南河北第一個有名的
財主。來此間做買賣。一者就賞元宵。二者要求娘
子一面。怎敢說在宅上出入。只求同席一飲。稱心
滿意。光送一百兩金子爲進見之禮。與娘子打些
頭面器皿。若得往來往來。還有罕物相送。〔出禮物〕
〔丑看伸舌介〕好赤金也。火塊一般的。只一件。我
女兒今日爲送周監稅。出城去了。却不在家。怎麼
是好。〔貼〕少不得回來的。小人便閒坐一坐。等箇回

音小生上

遶地遊後和風麗日。憶嬌姿來相探覓。是光陰怎生間得。

自家道君皇帝便是。前日睿思殿上。失去了山東宋江四字。想城中必有奸細。已分付盤詰去了。心下好生不快。且與師師閒話去。內唱駕到。丑慌介官家來了。怎麼好。女兒不在。誰人接待。張小乙哥。便與我支應一番則箇。貼我正要認一認官家。借此機會上前答應去。叩頭介男女萬死。叩頭陛下。願陛下萬歲。小生師師怎麼不見。貼師師城外去

了。小生你是何人。貼男女是師師中表兄弟。一向

出外。今日回來。小生擡起頭來我看。貼擡頭介小

生怪道也一般俊秀的。你既是師師兄弟。必有技

藝。貼男女吹彈歌舞。多曉得些。小生賜卿平身。唱

曲奉酒。貼送酒隨意唱時曲一隻介小生此時已

是更餘。師師還未見到。可惱可惱。旦愁妝上

憶秦蛾。愁如織。歸來別淚還頻滴。還頻滴。翠幃春夢

江南行客。見介貼暗下小生更餘兀守方岑寂。何來

俏臉添悲憾。添悲憾。向時淹潤。這番狼藉。

怨介你看啼痕滿面。憔悴不勝。適自何來。意態如

此旦臣妾萬死。臣妾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得官家來此。接待不及。臣妾罪當萬死。小生冷笑介。痴妮子。只是與那酸子相厚。這酸子輕口薄舌。專會做詞。今日你去送別。曾行詞否。從實奏來。旦有蘭陵王調一詞。小生你起來唱一遍看。旦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為官家壽。小生使得。旦送酒介。

望平聲
亭借轉入

商調過曲二郎神。柳陰直。在煙中絲絲弄碧。曾見隋隄。几幾歷。飄綿拂水。從來專送行色。無奈登臨望故國。誰憐惜。不華倦客。算長亭。年來歲去。柔條折。過千尺。

集賢賓。聞尋舊日踪。與跡。趁哀絃燈照離席。榆火梨花。知在即。一霎時催了寒食。風高箭急。待回首。遙多驛。人在北。怎生不恨情堆積。

琥珀猫兒墜。紫回別浦。津埃已岑寂。冉冉斜陽春景。極念相攜。素手露橋笛。悽惻。前事沉思暗。淚空滴。

小生笑介。好詞好詞。關情之處。令人淚落。真一時名手。怪不得他咬文嚼字。明日元宵佳節。正須好詞。不免赦其罪犯。召他轉來為大晟樂正。供應詞章。傳旨與兩府施行去。旦叩頭介。如此多謝天恩。小生笑介。連你也歡喜了。

尾聲道一聲赦也歡交集。詞去詞來還則是詞上力。

可正是成敗蕭何一笑值。

新詞動聽不爭多。成也蕭何敗也何。

遇飲酒時須飲酒。得高歌處且高歌。

小乙哥過來見了姐姐。

我正要問這是那一箇。見這是太平橋張小乙

哥。他引了一箇大財主。是山東梁員外。送了一百

兩金子爲見禮。要與你喫一杯兒酒。因你未回。留

他在此。恰遇聖駕到來。無人接待。虧得他認做了

你的中表兄弟。支持答應。俄延這一會。等得你回

來。也是箇道地人兒。小人有幸。得瞻天表。且候

着了娘子。小人回去。回覆員外。還着他幾時來。

明日是元宵。駕幸上清宮。必然不來。却請員外過

來。少敘便是。小人理會得。正是

嫦娥曾有約。明夜早些來。

第八折 狎游 外宋江上 用蕭豪韵

雙調引子梅花引留連客舍已元宵。誰能識恁根苗。

進上憑是宮庭魚服會行到。宿衛重重成底事。待

看盡鶯花春色鏡。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差之一時。失之千里。俺宋

尚友堂

江不到東京看燈。怎曉得御屏上寫下名字。虧得俺柴進兄弟。取了出來。這兩日聞得城門上隄防甚緊。却是人山人海。誰識得破。俺一來要進去觀燈。二來要與當今打得熱的李師師。往來一番。覷箇機會。昨日燕青兄弟。已到他家。約定了今日。又兼得見了官家回來。俺想若得我宋江遇見。可不將胸中之事。表白一遍。討得箇招安。也不見得。未哥哥。招安也不是這樣容易討的。借這機會。通些消息。或者有用。也未可知。目今且落得去游耍一番。（貼燕青上）欲赴天邊約。須教月下來。哥哥此時

正好進城了。（外）我與柴大官人做伴同去走遭。戴宗李逵兩箇兄弟。扮做伴當。遠遠跟着便了。（同行介）

仙呂入雙調過曲六么令官街亂嚷。趁着人多。早過城壕。無人認識大英豪。齊胡混。醉醅醕。鎮聞滿市皆喧笑。鎮聞滿市皆喧笑。

（衆行介）從此小街進去。便是李家瓦子了。

前腔笙歌院落。煞是撩人。一曲魂消。君王外宅貯多嬌。燈光映。月輪高。画欄十二珠簾悄。画欄十二珠簾悄。（旦全搗女童上）

前腔遊人似潮。昨日相期佳客游遨。此時月色上花梢。貼近前去把門敲。旦出見迎外未介外未慕名特地來相造。

相見禮介貼向日指外介 這位就是員外。旦昨日

張開多談大雅。又蒙厚賜。今辱左顧。綺閣生光。外

山僻之客。孤陋寡聞。得觀花容。生平願足。旦這位

官人。是員外何人。外是表弟華巡簡。旦多是貴客。

夙世有緣。得遇二君。草草杯盤。以奉長者。外在下

山鄉。未曾見此富貴。花魁娘子。名播寰宇。求見一

面。如登天之難。何況促膝笑談。親賜杯酒。旦員外

獎譽太過。何敢當此。下鬟將酒過來。

二犯江兒水。五馬江逢霽色。皇都春早。融和雪正消。

看爭馳玉勒。競觀金鰲。賽蓬萊。結就的島。迤邐御香

飄。羣仙不待邀。樓接層霄。鐵鎖星橋。大家來看一箇

飽。朝元幸遇春風。流俊髦。斷覩了軒昂儀表。一機不

枉了兩相輝。燈月交。

外多蒙厚款。美酒嘉肴。清歌妙舞。鄙人遇此。如在

天上。不勝酒狂。意欲亂道一詞。盡訴胸中鬱結。呈

上花魁尊聽。末哥哥。花魁美情。正當請教。外待不

才先訴心事呵。

此本南詞也。今皆以北詞唱之。則須增香句。

前腔問何處堪容狂嘯。天南地北遙。借山東煙水。暫買春宵。鳳城中春正好。薄倖怎生消。神仙體態嬌。起介想汀蓼洲蒿。皓月空高。雁行飛三匝繞。做裸袖揼拳勢介。誰識我忠肝共包。只等待金雞消耗。拍桌介愁萬種醉鄉中兩鬢蕭。

朱表兄從來酒後如此。娘子勿笑。旦酒以合歡。何拘于禮。只是員外言語含糊。有許多不明處。外倩紙筆來。寫出請教。旦取筆硯過來。向員外告珠玉。外寫介。詞寄念奴嬌。念介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絳綃籠雪。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消得。○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等金雞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離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旦細觀此詞。員外是何等之人。心中有甚不平之事。奴家文義淺薄。解不出來。求員外明言。外欲語介。內叫。聖駕到後門了。旦慌介。不能相陪。望乞恕罪。急下外對末貼介。我正要訴出心事。却又去接駕了。我們且未可去。躲在暗處瞧一回。末貼。大哥有些酒意了。小心些則箇。外曉得。

始信桃源有路通 這回陡遇主人翁

今宵賸把銀缸照 猶恐相逢是夢中 各處下

第九折 鬧燈 淨扮李逵大帽青衣內抹額束腰雜扮戴宗隨上用東鍾韻

淨浩氣冲天冠斗牛。英雄事業未曾酬。手提三尺

龍泉劍。不斬奸邪誓不休。俺黑旋風李逵便是俺

大哥好沒來繇。看燈看燈。竟與柴大官人燕小乙

哥走入衙衙人家喫酒去了。却教我與戴院長扮

做伴當。跟隨在門外坐守。這可是俺耐煩的。不要

惱起俺殺人放火的性子來。把這家子來殺箇罄

盡。做勢介戴哥哥怎生對你說來。淨只怕大哥又

說我生事。俺且權忍片時也呵

北雙調新水令 看長安燈火照天紅。似俺這老蒼頭也

大家來胡哄。怒面生也花世界。少拜識也錦衙衙。偌

大英雄。偌大英雄。替他每守門闌太知重。虛下

小生上

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 三五良宵水輪湧。帝輦宸游動。

旦今日該駕幸上清宮。歡情那處濃。小生朕今日幸

上清宮。方圓。教太子在宣德殿賜萬民御酒。御弟在

千步廊買市。約下楊太尉同到卿家。久等不至。只得

自來。旦不道餘恩又得陪從。小生今日佳辰。且有佳

詞元行雜劇

尚友堂

此曲以鼓為節原無傳板今唱者皆相沿有板故從時點之前正宮曲亦然

詞傳旨宣周邦彥。〔旦〕斟酒泛金鍾。這些時值得佳詞供。〔生上〕

小臣周邦彥。聞得陛下在此。特來獻元宵新詞。〔小生〕念與朕聽。〔生念介〕詞寄解語花。風銷焰燭。露泫洪鑪。花市光相射。桂華流瓦。纖雲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澹雅。看楚女纖腰一把。簫鼓喧人影參差。滿路飄香麝。○因念帝城放夜。望千門如畫。嬉笑游冶。鈿車羅帕相逢處。自有暗塵隨馬。年光是也。惟只見舊情衰謝。清漏移飛蓋歸來。從舞休歌罷。〔小生〕好詞好詞。得景得情。良辰美景。才子佳人。俱

在朕前。可喜可喜。周邦彥陞為大晟樂府待制。賜

與御酒三杯。〔生飲酒謝恩介〕同唱。斟酒泛金鍾。這

些時值得佳詞供。〔全下〕淨上戴隨上。〔淨〕

〔北折桂令〕漸更闌。古寺聲鐘。等的人心熱腸鳴。坐的來背曲腰躬。須知俺兄弟排連。盡多是江湖志量。怎走入花月樊籠。一壁廂主人情重。那堪俺坐客心慵。折倒威風。做啞妝聾。這的是黑爹爹性格溫柔。今日里學得箇舉止從容。〔下〕外末貼上。

〔南江兒水〕萬里君門遠。乘輿驀地逢。天顏有喜親承奉。〔外〕何不急趨樽前無欄縱。把一生忠義多相控。〔末〕

〔貼〕這箇使不得。便親寫下招安何用。打破沙鍋。少不得受那奸邪搬弄。〔下淨戴上淨〕

北〔雁兒落帶得勝令〕俺則待向章臺猛去衝。〔戴〕這裡

頭沒你的勾當。〔淨〕莽兒郎認不得鸞和鳳。俺則待踏

長街獨自游。〔戴〕我不與你去。你須失了隊。〔淨〕急忙裡

認不出桃源洞。因此上權做個不惺惚。酪子裡且包

籠。困騰騰眼底生春夢。實不不心頭拽悶。難容無

明火渾身迸。宋公明也尊兄。這踏兒也算不公。

〔坐場上介丑扮楊太尉上〕

南〔僥僥令〕君王曾有約。遊戲晚來同。〔作走進門戴走〕

避淨坐不理介〔丑〕是何處兒郎真情懂。見我貴人來

不歛蹤。

〔問淨介〕你是那裡的狗弟子孩兒。見了俺楊太尉

站也不站起來。從人拿住者。〔淨〕大喊脫衣帽露內

戎裝介

北〔收江南〕呀。要知略名姓呵。須教認得黑旋風。〔將丑〕

打倒介。一拳兒打箇倒栽葱。〔丑〕跌介〔戴勸介〕使不得。

使不得。〔淨〕方纔洩俺氣填胸。〔放火介〕不是俺性寬。不

是俺性寬。只教你今朝風月兩無功。

〔淨〕大喊介。梁山泊好漢全夥方在此。〔外〕未貼急上

南園林好聽喧鬧魚游釜中急奔脫鳥飛出籠渾一似山崩潮湧你看官家也從地道走了驚鳳輦離花輦回首處隔巫峰

〔內喊介〕休教走了黑旋風〔外〕燕小乙哥黑廝性發

了只怕有失你是他降手快去接了他出城〔淨舞

介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誰人來犯俺鋒誰人來犯俺鋒

貼撲淨跌介〔淨看貼起笑介〕元來是舊降手又相逢

〔貼〕不要生事隨哥哥去罷〔淨隨眾走介〕恁道是保護

哥哥第一功頓金鎖走蛟龍須知是做郎君要擔怕

恐〔扮高俅追敗下〕五虎將上接介〔淨同眾唱〕看明晃

晃旌旗簇擁雄糾糾貔虎相從宋公明翠鄉一夢揚

太尉傷司告訟俺呵一班兄弟逞雄脫離着禍籠

呀這的是開東京一場傳誦

北清江引宋三郎豈是柔情種只要把機關送惹起

黑天蓬好事成虛閃則落得開元宵一會兒哄

周美成蓋世逞詞豪宋公明一曲念奴嬌

李師師兩事傳佳話合編成粧點開元宵

開元管奏房



